



三葉集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Kleebblatt”，是白華，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攏來的。寫信的時候，原不會有意發表出來。後來你來我往，寫寫多了，大體以歌德爲中心；此外也有論詩歌的；也有論近代劇的；也有論婚姻問題的；戀愛問題的；也有論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我們三人，雖兩在海之東，一在海之西，在海之東的，又在東京灣的上面，一在博多灣的旁邊，然而憑着尺素書，精神往來，契然無間，所表現的文字，都是披肝瀝膽，用嚴肅真切的態度寫出來的。

我於今發起把這些信，都爲一集，發表出來，顏曰 Kleebblatt。

Kleeb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係一種三葉蟲生的植物，普通用爲三人友情的結合之象徵。我們三人的友情，便由這部 Kleebblatt 結合了。

此中所收諸信，前後聯合，譬如一卷 Werther's Leiden，Goethe 發表此書後，德國青年中，Werther fieber 大興！Kleebblatt 出後，吾國青年中，必有

田 林

Kleblatt fieber大綱圖！

211

田漢序。

諸君！我們爲什麼要發行這本小冊子？我們刊行這本小書的動機，並不是想貢獻諸君一本文藝的娛樂品，做諸君酒餘茶後的消遣。也不是資助諸君一本學理的參考品，做諸君解決疑問的資料。我們乃是提出一個重大而且急迫的社會和道德問題，請求諸君作公開的討論和公開的判決！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範圍很大：簡括言之，就是『婚姻問題；』分開言之，就是：（一）自由戀愛問題；（二）父母代定婚姻制問題；（三）在這父母代定婚姻制下底自由戀愛問題；（四）從這父母代定婚姻制和自由戀愛兩種衝突產生的惡果，誰負其責的問題。

這幾個問題的解決，是我們刊行這本小書最後的目的，請社會諸君不要辜負我們的盼望啊！

白華序。

Zwei Seelen wohnen, ach! in meiner Brust,
 Die eine will sich von der andern trennen!
 Die ein haelt, in derber Liebeslust,
 Sich an die Welt mit klammernden Ogranen;
 Die andre hebt gewaltsam sich vom Dust
 Zu den Gefilden hoher Ahnen.
 O gibt es Geister in der Luft,
 Die zwischen Erd' und Himmel herrschend
 w ben,
 So tuiget niede. aus dem goldnen Dufft
 Und fuehrt mich weg zu neuem, bantem
 Leben!

兩個心兒；唉！在我胸中居住在，
 人心相同道心分開：
 人心耽溺在歡樂之中；
 固執着這塵濁的世界；
 道心猛烈地超脫凡塵，
 想飛到個更高的靈之地帶。
 一 唉！太空中若果有精靈
 在這天地之間主宰，
 請從那金色的霞彩中下臨；
 把我引到個新鮮的，絢爛的生命裏去來！
 注若自哥德之「浮司德」中譯出，即以代序。

三葉集

壽昌兄：

我又多日沒有同你通信了。但是我常時冥想你在那裏讀書做文做詩，一定很樂，比我要好多了。我現在煩悶的很，無味得很，上海這個地方同我現在過的機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開展，情緒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要不是我仍舊保持着我那向來的唯美主義和黑暗的研究……研究人類社會黑暗的方面……我真要學雪勒的逃走了。

但我近有一種極可喜的事體，可減少我無數的煩惱，給與我許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個像你一類的朋友，一箇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

我已寫信給他，介紹他同你通信，同你做詩伴。你已经知道了麼？我現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長詩和寄我一封談詩的長信寄給你看，你就知道他的爲人和詩才了。（我還有一封覆他的信，也寫給你看。）

你寄來的文很長，我還沒有細看，預備等登出後再看了。現詩號因篇幅太多，改分作兩期登。聽說你有兩封極優美的信給仲蘇，也祇好等登出後再看了。李氏兄弟你常看見麼？漱瑜女士好麼？你近來心中有什麼靈奇的感覺寫給我聽麼？

白 華

沫若先生：

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詩，非常歡喜，因我同你神交已許久了。你的詩是我所最愛讀的。你詩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讀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

中常常也有這種同等的意境，祇是因爲平日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學，不常在『直覺世界』中感覺自然的神秘，所以雖偶然起了這種清妙幽遠的感覺，一時得不着名言將他表寫出來。又因爲我向來主張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詩；所以有許多的詩稿就無形中打消了。現在你的詩既可以代表我的詩意，就認作我的詩也無妨。你許可麼？

沫若，你有 Lyrical 的天才，我很願你一方面多與自然和哲理接近，養成完滿高尚的『詩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的構造』，則中國新文化中有了真詩人了。這是很熱忱的希望，因你本負有這種天才，並不是我的客氣。

我有個朋友田漢，他對歐美文學很有研究。他現在東京留學。他同你很能同調，我很願你兩人携手做東方未來的詩人，你若願意抽暇去會他，我可以介紹。（就

這封信去，我們的交際是專重精神，不要形式的。）

今年學燈欄中很想多發表些有價值的文藝和學理文字。你能常常投稿麼？你
有新作，就請寄來。

宗白華。九，一，三日

沫若先生：

前函當已到了。你的詩已陸續發表完了。我很希望學燈欄中每天發表你一篇新詩，使學燈欄有一種清芬，有一種自然 Natur 的清芬。你是一個 Pantheist，我很贊成。因我主張詩人的宇宙觀有 Pantheismus 的必要。我不久預備做一篇『德國詩人哥德 Goethe 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想在這篇中說明詩人的宇宙觀以 Pantheism 為最適宜。要請你幫忙。供給我些材料。

我請你做幾首詩，詩中說明詩人與 *Realism* 的關係，做我那篇文前面的引導或後面的結束。你看如何？但我久已不做文學的文字，還不知道這篇東西能否將我的思想寫出呢！

白華

白華先生：

我的詩真是你所最愛讀的麼？我的詩真是可以認作你的詩的麼？我真歡喜到了極點了！只是你說：你有許多詩稿無形中打消了。我又很替我可惜起來，因為我想你的詩一定也是我所最愛讀的詩，你的詩一定也是可以認作我的詩的。我想凡是藝術家對於他自己所產生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如像慈母之愛撫其赤子的一般，會要加以十分的愛惜的。你却何以那樣地冷酷，那樣地暴殄，或者你是取的獨樂主義，不

肯披露出來安慰我們的嗎？我想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 *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 *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底美釀，慰安底天國。我每逢遇着這樣的詩，無論是新體的或舊體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國的或外國的，我總恨不得連書帶紙地把他吞了下去，我總恨不得連筋帶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詩一定是我們心中的詩境詩意底純真的表現，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詩，好詩；你何苦要那樣地暴殄，要使他無形中消滅了去呢？你說：「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却不必定要做詩。」這個自然是不錯的。只是我看你不免還有沾滯的地方。怎麼說呢？我想詩這樣東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來的。我想你的詩一定也不會是「做」了出來的。Shelley有句話說得好，他說：「A man can not say, I will compose Poetry. Goethe也說過：他每逢詩興來了的時候，便跑到書棹旁邊，

將就斜橫着的紙，連擺正他的時候也沒有，急忙從頭至尾地矗立着便寫下去。我看哥德這些經驗正是顯勦那句話底實證了。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我想詩人底心境譬如一灣清澈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着如像一張明鏡，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涵映着在裏面；一有風的時候，便要翻波湧浪起來，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活動着在裏面。這風便是所謂直覺，靈感，(Inspiration)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張着的情調。這活動着的印象便是徂徠着的想像。這些東西，我想來便是詩底本體，只要把他寫了出來的時候，他就體相兼備。大波大浪的洪濤便成爲「雄渾」的詩，便成爲屈子底離騷，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李杜底歌行，當德 Dante 底「神曲」，彌爾棟 Milton 底「樂園」，哥德底「弗司德」；小波小浪的漣漪便成爲「沖淡」的詩，便成爲周代底國風，王維底絕詩，日本古詩人西行上人與芭蕉翁底歌句，泰果爾底「新月」。這種詩底波瀾，有他自然的週期，振幅，(Rhythm)；

不容你寫詩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剎那的猶豫，硬如哥德所說連擺正紙位的時間也都不許你有。說到此處，我想詩這樣東西到可以用個方式來表示他了：

詩II(直覺十描調十想像)十(適當的文字)

Inhalt

Form

照這樣看來，詩底內函便生出人底問題與藝底問題來。Inhalt 便是人底問題，Form 便是藝底問題。歸根結底我還是佩服你教我的兩句話。你教我：「一方面多與自然和哲理接近，以養成完滿高尚的詩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底構造」。白華兄！你這兩句話我真是銘肝刻骨的呢！你有這樣好的見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詩一定是好詩，真詩。我很希望你以後「寫」出了詩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該發表出來安慰我們下子呀！

可是，白華兄！我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你說我

有 lyrical 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確是大壞透了，我覺得比 Goldsmith 還墮落，比 Heine 還懊惱，比 Baudelaire 還頹廢。我讀你那「詩人人格」一句話的時候，我早已潛潛地流了些眼淚。我從前也做過些舊詩，我且寫兩三首在下面，請你看看。

尋死

(四年前舊作)

出門尋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風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嘆。畫虎今不成，芻狗天地間。偷生實所苦。決死復何難。痴心念家國，忍復就人寰。歸來入門首，吾愛淚沆瀾。

夜哭

(三年前舊作)

憶昔七年前。七妹年猶小。兄妹共思家。妹兄同哭倒。今天我之涯。淚落無分曉。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國等於零。日見干戈擾。有家歸未

得。親病年已老。有愛早摧殘。已成無巢鳥。有子纔一齡。鞠育傷懷抱。有生不足樂。常望早死好。萬恨摧肺肝，淚流達宵曉。悠悠我心憂。萬死終難了。

春寒

(去年作)

淒淒春日寒。中情慘不歡。隱憂難可名。對兒強破顏。兒洞依懷抱，嗚呼未能談。妻容如敗草。澣衣井之闌。瀉淚望長空，愁雲正漫漫。欲飛無羽翼。欲死身如癱。我誤汝等耳。心如萬箭穿。

白華兄！像這樣的詩，恐怕你未必愛讀；像這樣的詩恐怕未必可以認作你的詩呢！「尋死」一首，除曾慕韓兄外，沒有第二個人看過。慕韓兄他知道我。咳！我不忍再扯些破銅爛鐵來，擾亂你的心曲了！

我前幾天才在朋友處借了「少年中興」底第一二兩期來讀，我有幾句感懷是：

我讀「少年中國」的時候，

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

一個個如明星在天。

我獨陷沒在這 Stryx 的 amoeba，

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

咳！我禁不着我淚湖裏的波濤洶湧！

慕韓，潤嶼，時珍，太玄，都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對着他們真是自慚形穢，真是連 amoeba 也不如了！咳！總之，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採集些香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燬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燬了去，從那冷淨了的灰裏再生出一個「我」來！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

田壽昌兄正是在「少年中國」裏會議着的。他早那樣地崇拜 William，要他才配做「我國新文化中的吳詩人」呢！福岡離東京很遠，要坐三天的火車，所以我不能去拜訪他；可是我今後當同他筆談，把你所告訴我的話一一傳達給他。

我常想天才底發展有兩種 Typus：一種是直線形的發展，一種是球形的發展。直線形的發展是以他一種特殊的天才爲原點，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個方向漸漸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爲止：如像純粹的哲學家，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教育家，藝術家，文學家……都歸此類。球形的發展是將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時向四方八面，立體地發展了去。這類的人我只找到兩個：一個便是我國底 孔子，一個便是德國底哥德。

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家，他也有他 Pandora 底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

「因材施教」底 *Kineitschi* 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家，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底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家，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家，他也有他徹底精透的文學。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斷難推倒的；他刪詩書，筆削春秋，使我國古代底文化有個系統的存在；我看他這種事業，非是有絕倫的精力，審美的情操，藝術批評底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我常希望我們中國再生出個纂集「國風」的人物——或者由多數的人物組織成一個機關——把我們各省各道各縣各村底民風，俗謠，採集攏來，採其精粹的編集成一部「新國風」；我想定可為「民衆藝術底宣傳」「新文化建設底運動」之一助。我想我們要宣傳民衆藝術，要建設新文化，不先以國民情調為基點，只圖介紹些外人言論，或發表些小己底玄思，終竟是鑿柄不相容的。話太扯遠了，我再回頭來說孔子。我想孔子那樣的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從讚美他方面的人說來，他是「其大則天」；從輕視他

方面的人說來，他是「博學而無所成名」。我看兩個評語都是對的，只看我們自己的立腳點是怎麼樣；可是定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家」，「大教祖」，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底罪魁」，「盜丘」，那就未免太厚誣古人而欺示來者。

哥德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博學而無所成名』底地位。他是解剖學底大家（解剖學中有些東西是他發見的），他是理論物理學底研究者（他有色素底研究，會同牛頓，辯論過來），繪畫音樂無所不通，他有他 *Konkursionsordnung*（破產法條例）底意見，他有政治家和外交家底本能和經驗，*Lavater* 與 *Knebel* 都稱讚他是個英雄，便是蓋世的偉人拿破崙一世也激賞他是 *Vollkommene*，他有他的哲學，有他的倫理，有他的教育學，他是德國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藝的先河……他這個人確也是最容易了解的。他同時是 *Faust*, *Gott*, *Tebermenschen*，他同時又是 *Miesistophales*, *Teufel*, *Hund*，所以 *Wieland* 說：*Goethe wurde*

darum verkannt, weil so wenige fähig seien, sich einen Begriff von einem solchen menschen zu machen. 我看他這句話也可以應用到孔子身上的。 Wieland 又說，Goethe 是一個 (menschlichste aller Menschen)。他這名稱似乎可以譯成『人中的至人』，可是他的概念終竟還是不易把捉的。可是他比我國底『大誠至聖先師』等等徽號覺得更妥當着實些。哥德是個『人』，孔子也不過是個『人』。孔子對於南子是要見的，『淫奔之詩』他是不刪棄的，我恐怕他還是愛讀的！我看他是主張自由戀愛（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聖人不禁）實行自由離婚（孔氏三世出其妻）的人！我看孔子同哥德他們真可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們的靈肉兩方都發展到了完滿的地位。孔子底力量『能拓國門之關』，他決不是在破紙堆裏尋生活的 Bucherwurm，決不是以收人餘唾爲能事的臭痰孟！

我想詩人與哲學家底共通點是在同以宇宙全體爲對像，以透視萬事萬物底核心

爲天職；只是詩人底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哲學家底利器更多一種精密的推理。詩人是感情底寵兒，哲學家是理智底幹家子。詩人是「美」底化身，哲學家是「真」底具體。（這些話自然是要望你指正的了！）可是我想哲學中的 Pantheismus 確是以理智爲父以感情爲母的甯馨兒。不滿足那 Upholsterer 所鑲逗出的死的宇宙觀的哲學家，他自然會要趨向到 Pantheismus 去，他自會要把宇宙全體從新看作個有生命有活動性的有機體。無論甚麼人，都是有理智的動物。無論甚麼人，都有他自己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詩人雖是感情底寵兒，他也有他的理智，也有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那麼，自然如你所說的：「詩人底宇宙觀以 Pantheismus 爲最適宜」的了。（你這「宇宙觀」當中自然是包括着「人生觀」說的了。）所以你要做的「德國詩人哥德底人生觀與宇宙觀」我真是以先觀爲快的呢！哥德雖說不是個單純的詩人，可是包圍着他全人格的那個 Strahlenkranz 中，詩人底光彩是要占一最大部分的了。

。哥德底宇宙觀和人生觀我雖不會加以精密的分析，具體的研究，可是我想他確是個 Pantheist。他是最崇拜 Spinoza 的。他早年（二十四歲）的時候，無意之中，尋出了 Spinoz 底書來讀了——書名他雖不成說出來，想來自然是 Spinoza 底 Ethica cum geometricum 了——他大大地歡喜；他說他再不會感受過那種精神上的慰安和明快。這段事實敘述在他自敘傳 Dichtung und Wahrheit 底第四部第十六卷中。此書可惜弟處沒有，不能把哥德自身的話寫出來，真是抱歉。司皮諾志的 Bahik，我記得好像是 Hoffding 底「近代哲學史」底評語，說他是一部藝術的作品，是一部 Drama。我看他這句話正道着「詩人底宇宙觀以 Pantheism 爲最適宜」底反面。司皮諾志時 Pantheist，是不用說的。哥德受了司皮諾若底感化，也是一種既明的事實。所以你意想中的哥德，和我意想中的哥德是相吻合的。只是我對於哥德底作品，許未曾加以詳細的研究，精密的分析；有你的研究論文快要出現

，可不令我快活欲死麼？我想哥德底著作，我們宜儘量地多多地介紹，研究，因為他處的時代——「脅迫時代」——同我們的時代很相近！我們應該受他的教訓的地方很多呢！

要我做「說明詩人與 Pantheism 底關係」的詩，白華兄！我實在是不敢獻醜了。我看這類的詩，泰果爾英譯的 a hundred Poems of Kabir 中，首首皆是，儘可以儘量地引用。我最近復把李太白詩集來讀，把他「日出入行」一首用新體款式寫了出來是：

日出東方隈，

似從地底來，

歷天又復入西海；

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行終古不休息，

人非元氣，安能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變於春風。

木不怨落於秋天。

誰揮鞭策驅四運？

萬物與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

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

三葉集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

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

浩然與溟滓同科！

這樣地寫出來，他簡直成了一首絕妙的新體詩。你看他這詩頗含些科學的精神

「他雖不知地球繞日，他却想像到地是圓的；他不相信神話傳說，他只皈依自然。

我尤愛他最後一句，你看是不是「我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爲一」〔Substantia Si

Ye deus deus sive natura〕呢（本體即神，神即萬彙。）？

學燈欄是我最愛讀的。我近來幾乎要與他相依爲命了。我國新文化運動底出版

物，除了學燈面外我一種也沒有，我沒有多錢來買。

我們現在正在組織一個『醫學同志會』，想把我國底不合理的舊醫學（至少有一大部分是不合學理的），迷信舊觀念，積病舊社會來打破，推翻，解放，改造；發行一種『醫海潮』底雜誌，把新醫學底精神來闡明，宣傳，公開，普及；以達我們救濟人類社會的目的，以營文化運動底一項『分功』。可惜我們的同志很少，資本也沒有，我們的經營一時還未能具體的表現；若是表現了的時候，那我更不能多做專門以外的文字了。

總之我是最愛學燈的人，我要努力，我要把全身底血液救『醫海潮』裏面的冰，我要把全身底脂肪組織來做『學燈』裏面的油。

我不再寫了。請了，請了！再談罷！

郭沫若。九，一，一八。

沫若先生：

你的長信我迴環讀了幾遍，歡喜感激的了不得。因我的思想，我的學識，我的見解，有幾多的良朋同我相同，或且遠超過我，但我深心中的感覺，個性中的靈知，直覺中的思想見解，要以你同我最相近了。所以一讀了你的詩，就以爲也是我應該做的詩，你做了不啻代我做了，歡喜的了不得。以爲有一部分的我已實現了，我可以盡力實現別的部分的我了。

以前田壽昌在上海的時候，我同他說：你是由文學漸漸的入於哲學，我恐怕要從哲學漸漸的結束在文學了。因我已從哲學中覺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藝術表現，不是純粹的名言所能寫出的，所以我認將來最真確的哲學就是一首『宇宙詩』，我將來的事業也就是盡力加入做這首詩的一部分罷了。（我看我們三人的道路都相同）但我現在的心識總還偏在理解的一方面。感覺情緒也有些，所缺少的就是藝術的

能力和訓練。因我從小就厭惡形式方面的藝術手段，明知形式的重要，但總不注意到他。所以我平日偶然有的「詩的衝動」，或你所說的 *Inspiration*，都同那結晶界中的自然意志一樣，雖有一剎那傾的向上衝動，想從無機入於有機，總還是被機械律所限制，不能得着有機的「形式」(亞里斯多德的 *Form*) 化成活動自由的有機生命，做成一個「個體生流」的表現。我正是因為「寫」不出，所以不願去「做」他。

你對於哥德的觀念同我一樣，所以我們的思路極相同，也不是怪了。我那篇「哥德宇宙觀」極難下筆，我這裏哥德的書又極少，我又沒有詳細的研究精密的分析，將來祇好就我自己所直感的寫了出來，以待他人的校正罷了。

你在東島海濱，常同大宇宙的自然呼吸接近，你又在解剖室中，常同小宇宙的微蟲生命接近，宇宙意志底真相都被你窺着了。你詩神的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啊！

夜已深了，無限的情緒已同這漫漫的黑夜化入朦朧境界了，我們再談罷！
你的舊詩，你的身世，都令我悽然，更不忍再談他了。

宗白華。九，一，三十夜。

沫若兄：

你的鳳凰正還在翱翔空際，你的天狗又奔騰而至了。你這首詩的內容深意我想用 *Parth istische Inspiration* 的名目來表寫，不知道對不對？你的自然環境我羨慕極了。我在這裏，既沒有自然的美可接近，又不能深入社會的中心，窺人性的表現，又沒有什麼朋友來往，真有點煩悶，祇還有拿文學名著來翻讀，昨天也把 *Kohler's* 讀了一遍，很愉快，他那後段描寫的 *Resignation*，給了我一種解放超脫的安甯。我現在也正渴想到一個寥無人跡的森林中去，懺悔以前種種無意識的過分

的熱望，再來專心做一種穩健的適宜的狹小而實效的小事業。（我又讀了 *L. H. H. enssen's Yolon Ute*，也極好。你看過麼？我現在極愛讀這類小說，因他給我們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我今天又偶然翻 *Faust* 來流覽，他那 *Prolog im Himmel* 真好極了。你願意把他譯出來麼？可試驗一下。若譯了出來就好極了。我預備做的「哥德人生觀與宇宙觀」真不容易，還不曉得怎樣下筆，我這裏又沒有什麼書參考，全靠我的直覺，及在 *Faust* 同他的小傳自傳中搜集證據；所以能夠做出一個什麼東西，還不得而知呢！

你的鳳歌真雄麗，你的詩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濃深。不像現在有許多新詩一讀過後便索然無味了。所以白話詩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實的情緒，因為沒有詞藻來粉飾他。我現在這裏德文書籍極少，不知日本已有新書到否？我很想多買些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的書，請你替我留意一下，看見有可買讀的書，就告訴我來買，

不過福岡那裏恐怕也不能調查得多少了。夜深了，再談！

白華。九，一，七。

沫若兄：

你五日的信又收到了。我記得前幾天曾給你一信，大約也到了。你把你的意思又詳細抄了一遍給我，真感激的很。你那封長信我竟不得你許可就發表了。當不怪我罷。因我想詩人是世界上第一講真誠的，沒有不可公開的文字的。你「天狗」一首是從真感覺中發出來的，總有存在的價值，不過我覺得你的詩，意境都無可議，就是形式方面還要注意。你詩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詩，形式構造方面嫌過複雜，使人讀了有點麻煩，（「疑問」一篇還好，沒有此病。）你的詩又嫌簡單固定了點，還欠點流動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詩意詩

境偏於雄放直率方面，宜於做雄渾的大詩。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鳳歌一類的大詩，這類新詩國內能者甚少，你將以此見長。但你小詩的意境也都不壞，祇是構造方面還要曲折優美一點，同做詞中小令一樣。要意簡而曲，詞少而工。這都完全是我直覺的感想（實在告訴你，我平生對於詩詞的研究簡直沒有做過，我從來沒有想過做詩的心，對於文學詩學的見解全憑直感，不能說出實在的根據）你覺得怎樣？請你把自己的意思也老實地告我，我這偶然的感覺恐靠不住。我昨天做了一篇「新詩略談」，全是我直覺中的見解……我反對直覺，而我自己實在是個直覺家，可笑。……我向來讀的是哲學科學的書，對於文學詩詞純然當作消閒解悶的書，然對於他們發生的直覺感想獨多，也很奇怪，此所謂中國人遺傳的文學腦經了。不過我平生之深心中的快樂還是在此。所以我那句打破文學腦經的話是對那中國舊式文人頭腦的流弊……籠統，空泛，武斷……而言。我那「新詩略談」中對於「詩」下的定義

太泛了。（散文包括在內）你願替我改一個確當點的麼？

時珍來，把你們從前鬧的事告訴我。我想人熟無過，少年時，乘一時感情，尤易做出越軌的事，我向來以爲一個人做錯了事，祇要懺悔了，又做些好的事業，那就抵消了。人類都是有過的，祇要能有向上的改造，向上的衝動，就是好人了。時珍也是這個見解，他見你那長信很受感動，所以他對你的將來有無窮的希望咧！

白 華

涿若先生：

今天早晨在吃飯的時候，接了宗白華兄一封信，副了二三張時事新報的學燈欄。我許久沒和他通信，得了他們這一捲的瓊瑤，又可以消我好幾天的岑寂，已經喜歡的很。看到他那封信中間說：他近有一種很可喜的事體。可減少他無限的煩悶。

給與他許多的安慰。就是他又得着一個像我——他信上是這們說，究之我能像先生與否又一問題，——類的朋友——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又說：他已寫信給你介紹你和我通信，同我做詩伴。問我知道了麼？又說：他現在把你最近的一首長詩和寄給他的一封談詩的長信，寄給我。看了，便可以知你的爲人和詩才了。又說：他還有覆你的一封信，也寫給我。

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長詩，我便先要和你訂交——那怕是你不肯下交我這樣的蠢物。——又何況有白華兄這樣的珍重介紹呢。我真歡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爛漫，思想優美，才華富麗，的人。於今又得了一個相知恨晚『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歡，如何不算幸福呢！我還告訴你幾個：易梅園先生是我的『知己舅父』；易淑瑜女士是我的『知己愛人』；我又要特別介紹的，便是『意堅識著，百苦不回』的易克勤夫人我的母親。我這個『弱點的集團』

『蒙稚心的所有者』包圍在這個百花齊放的樂園中，也大有萌動昭蘇的希望，和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我看了你的給白華的長信了。真論的透徹。我覺得有了你這篇詩論，我那幾萬字的『詩人與勞動問題』都可不作。

我最愛的是真摯的人。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這句話，有絕對的真理。誠之一字，在新倫理也好，舊倫理也好，都是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我看見自來的人倫上的關係現象，多半是朝欺其野，父欺其子，夫欺其婦，兄弟欺其兄弟，朋友欺其朋友；傲其民，其子，其婦，其弟，其友的，又轉以欺其關係者，人我相欺幾使人疑世界上沒有一事是真的。譬如現在的甚麼新運動，新人物，有許多不真面目的地方，使人覺得中國還未易樂觀的。新人物中間，浮囂者多，真摯者少；所以真可靠的很少。現在的士風，又太容易推許人。龐士元十中得一的心思，未嘗不好。然而

豈使自欺欺人者多，却是很大的弊病。記得黃日葵兄依馬鶴天先生的介紹與漢訂交的時候，他從南京旅次來一封信，稱我爲『模範少年』，恭維的我無地自容。我便寫信告他以我個人的真相。那時知我最甚愛我最深責我最力的，便是我的舅父易梅園先生；我便將他評我的話，和他人評我的話，我自己解我自己內部生活之現狀，老老實實的告訴他，而附了我舊作的詩給他。我說：『你要交我，我祇是這們一個「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範少年」的田漢，不知道多少遠。勸你還是不交我的好。我自己不好，已經痛苦。加上你若識破我的元身，消滅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麼我更痛苦了。你若不棄這個不良少年，便請你時常來匡正我；督責我。你也不至於失望。我也不致於惶愧。』後來我和日葵的筆和口的談話，都是人格公開。就是和其他的好友相交，也是一樣的。到也使我的心中減少了許多的不安。至於我的愛人，他是與我自小兒一塊同長大的。後來又常通函札，去年暑假我回國去，

便和他同到東京來讀書。我和他的性質，習慣，家庭的事，交際的事，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豫想我將來或能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但我們距結婚的時間還遠着呢！

你給白華的諒詩的信，正好像我和日葵訂交的信，真算是真善美的幸點啦！——我的信却算不倒！你這樣真摯優美的人，我如何不愛！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詩友，做扶我這個醉人的扶者。

沫若先生！你的『鳳凰涅槃』的長詩，我讀過了。你說你現在很想能如鳳凰一般，把你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燒毀了去，從冷淨的灰裏，再生出個『你』來嗎？好極了，這決不會是幻想。因為無論何人，祇要他發了一個『更生』自己的宏願，造物是不能不答應他的。我在這裏等着看你的『新我』*New Ego* 嗎？*Romain Rolland* 所描寫的 *John Christopher* 最後說：“*Lord, art Thou not displeas'd with Thy servant ? I have done so little, I could*

do no more...I have struggled, I have suffered, I have erred, I have
breathed, Let me draw breath in Thy Father's arms. Some day I shall
be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 我們的生涯總是「受了一次生爲一次戰鬥之
後，便 'Shall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 哩！我既沒有學問，又不曉得做
甚麼詩——雖說也學做過幾首——却承你過望，望我做『中國新文化中的眞詩人』這却
大不敢當。我將來或者能做幾首詩來慰藉你請你改訂，或者也能做一個不十分虛僞
的人，以期不負諸師友的厚望啊！望你常寫信來教督我，把我當你的弟弟一樣好嗎
？春假來東京嗎？

田漢。九。二。九。

壽昌兄：

我們校裏每天的功課，自午前八鐘起，至午後四鐘止，午前講義，午後實習，

從早到晚莫有點兒餘暇。到午後放學回寓之後，腦筋裏留着的莫有甚麼，只有些——倦意罷了。可是我今天真是幸福，我早晨上學去的時候，接到宗白華兄給我的一封信，我早愉快個不了；我午後課畢，我又接到你的惠書！哦！壽昌兄！我心頭的快活只好請你替我想像出來，我實在是尋不出句適當的話來表示他了。壽昌兄！我真對不着你，我更對不着白華了！白華兄最初給我的信，早是前月中旬的事了，他信中說：他有個朋友田漢，對於歐美文學很有研究，同我很能同調——我也要仿照你的筆法了，白華雖是這麼說，究竟我果能與你同調與否，還是一個問題——他很願我二人攜手做東方未來詩人。他第一封信替我介紹了，他接着又在第二封信上催說道：「壽昌你會着沒有？……你若見了他，可托他把新詩佳作，多寄點來！」接着又來第三封信，他說，你從前在上海的時候，他曾經同你說過，你是由文學漸漸的入於哲學，他恐怕要從哲學漸漸的結束在文學了。他又說，「我們三人的道路都相

同」。白華既這麼厚愛我，這麼慇懃的替我介紹好朋友，我從前又讀過了你在「少年中國」上介紹 Whitman 的一篇快文字，和幾篇自由豪放的——你的詩題我雖忘記了，我的讀後印象確是「自由豪放」這四個字，或者批評得不確當，也未可知——新體詩，我早已渴慕你個不了。假使我是個純潔無垢的少年，我無自慚形穢的一段苦心，便使真有白華的介紹，我定早已學了毛遂自薦，跑到東京來拜訪你了。可是，壽昌兄！屢！我自家造出的罪惡終竟在我二人當中做就了一座飛不可越的城郭。我同白華兄所寫的信，當中所有自表身世的一節，只不過從暮靄裏透出的一些遠山，從面網裏露出的一些眉目罷了。我現在深悔我同白華寫信的時候，我不會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穢處，表白了個乾淨，我的 romantic 的天性害了我，偏要那樣吞吞吐吐地巧於自諱，自欺欺人，白華兄他畢竟是受了我的欺誑罷了！

壽昌兄！我那幾首舊詩，你想來是過了目的了。待我把那些橫着的暮靄撇開，

罩着的面網去掉，我把我和我的愛赤裸裸地介紹給你罷。

我的愛他名叫「安娜」。他是日本人。他的父親是位牧師。他在美國人的 Ston—School 畢業之後，他便立定志願犧牲了他一生，在慈善事業上去。他便棄了他的家聲，由仙臺逃到東京，在京橋區的能路加病院——現在是似乎已經改成國際病院——裏，充了一名看護婦。民國五年的六月，我有一個朋友陳龍驥，他進了一高之後，得了肺病，他從杏雲堂轉到聖路加，又從聖路加轉到養生院，他是在當年八月初一便在養生院物故了的。我當時還在岡山的六高肄業，我在暑假期中，便往東京去看我友人的病。我看他在聖路加病院裏醫治了許久，病勢只是一天草是一天的，總不見效，我才勸我的友人移往養生院裏去就北里醫治。我的友人他當時是已經不能起床的了。他聽了我的話，我才同他同坐着一駕病人的寢台車，轉了醫院。我記得他睡在車中，被車輪震盪着，不斷的只是乾咳，他那大理石一樣的慘

白的面孔一陣陣地暈起桃紅色的血潮來。他那兩隻琳瓏的含着眼淚的眼睛，隱含着無限的希望，不斷的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種可憐的樣兒，我至今——我一生終不能忘懷，他那無窮的希望究竟那兒去了呢？我的友人死了之後，他還有張影片（X光線的攝影）放在聖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時無意之中，才與我的安娜相遇。他許我影片尋出之後，會與我由郵寄來。他聽說我的友人死了，他便流了些眼淚，還對我說了些安慰的話。壽昌兄！我實不瞞你說，我最初見了我安娜的時候，我覺得他眉目之間，有種不可思議的潔光——可是現在已經消滅了——令我肅然生敬。隔了一個禮拜的光景，我已經把我友人的後事漸漸辦停當了，安娜他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來，他還腰了一封英文的長信來安慰我，說了許多宗教上的 Passion 的教訓。壽昌兄！我當時真感受着一種 bitterish 的 sweetness 呀！我以爲上帝可憐我，見我死了一個契已的良朋，便又送一位嫺淑的膩友來，補我的

缺陷。我們從那時起，便時常通信，便相與認作兄妹。從八月一直到十二月，他住在東京，我住在岡山，我們相隔千里，只靠着紙上談心，我們每週平均總有三四封信來往了。我當時起了一個心想，我以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獻身事業上，只充着一個看護婦，未免不能充分地達到他的目的。我便勸他改進女醫學學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費來作兩人使用。市谷的女子醫學每年是三月招考，招考期間已迫，他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他可以從事準備的餘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裏，便又往東京一行，我便勸他把病院生活索性早早犧牲了，同我到岡山去同居，一面從事準備。咳！壽昌兄！我終竟太把我柔弱的靈魂過於自信了！我們同居不久，我的靈魂竟一敗塗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壞了！

我前天晚上寫到了上面的地方，我的頭腦痛不可耐，我便住了筆，看看錶時，

已經十二鐘點了，我便睡了。昨天晚上想接着寫下去時，因為白華又寄來幾冊少年中國，我飽讀了一陣，又夜深了。今日禮拜，白華叫我把 *Fraus* 中的 *Prologim Himmel* 一段譯出來，我在午前把他譯出了，我把我留着的底稿寄給你，請你看。

我也要介紹一個好朋友給你，他姓成名灝字仿吾，這個人你可曾認識麼？他進的是東大造兵科，現住在「戶塚町字諏訪八二，月印精舍」。他是很真摯樸訥的青年。他對於詩也有些研究。他也有些新詩的著作。他最近寫信來，也說他很岑寂，莫有可以和他討論共活的人。若是你有暇時，你能同他往來，我看了決不會令你失望的。只是他是個最樸訥的人，莫有多的話講說的，要同他往來久了，才會知道他的性格呢！

我自身的介紹還未說完，待我再接續着補寫下去。

我的安娜自從被我破壞了之後，她後來也進了幾個月的女醫學校。只是我的罪惡，早已得了具體的表現了！她的學校生活，又不得不半途而廢，而今我們的兒子早已上了三歲了。我的兒子，雖是我罪惡的表現，我看他確是個純潔無垢的天使。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滿兩歲的時候，我有首詩壽他是：

和兒！（我的兒子名叫和生）你已滿了兩歲了！

你這兩年當中所受了的你父親的狂怒，真是不少了！

你愛啼，我用掌打你！用力地打你，

打了之後，我又自己打自己：

試試我打痛了你沒有。

像這樣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和兒！你今天竟已滿了兩歲了！

你父親的瘋狂狀態還是未改：

我昨晚詩興來了的時候：

你也在我旁邊謳吟；

我偏惱恨你那天使一樣地純潔無垢的歌聲：

我罵了你不知道有好幾次！

你後來沈沈地便往你母親旁邊去睡了。

和兒——我可憐的兒！

我忘記了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若是早曉得，我昨晚不該那樣地苛待你。

和兒！你要恕你父親的罪惡呀！

和兒！你受了一切的菩薩保佑！

你可也無災無難地滿了二歲了！

和兒！我望你像首詩一般自自然然地長成了去罷！

我這首東西是我隨筆地和淚寫成的。小孩兒比我神聖得恒河沙數倍，我配乎打他，罵他，發他的氣嗎？我的兒子畢竟葱俊可愛，我只望他將來的一生，不更像我一樣，陷入泥淖罷了。

我的罪惡如僅只是破壞了戀愛的神聖——直截了當地說時，如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於過於自譴。只是我還有件說不出來的痛苦。我在民國二年時，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結了婚，我的童貞早是自行破壞的了！我結了婚之後，不久便出了門，民國三年正月，便來在日本。我心中的一種無限大的缺陷，早已無可補實的餘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他初交的時候，我是結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結了婚人，所以敢於與她同居。唉！我終竟害了他！以下的事情，我

沫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來爲這二種——爲面子，爲花洋，——結婚而犧牲的，真不知
祇千百個，我們倆何幸而免咧！？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上帝的。我們無論經如
何的艱難，如何的煩悶，一提着我們的愛，全身的勇氣就生龍活虎般的湧出來。我
不能不放棄我戀愛公開的主張，而謳歌戀愛的神秘了！我敢學着「沉鐘」the Sun-
ken Bell 上面的 Heinrich 叫道：——

What's happened to me!.....From what wondrous sleep

I'm I aroused!.....what is this glorious sun

Tha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gilds my hand?

O, breath of morning! Heaven, if 'tis thy will——

If 'tis thy strength that rushes through my veins——

If, as a token of thy power, I feel

三 幕 終

公開了，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何敢至於「怪你」呀？！我常恨我真有 *Ärgernis* fine, Rousseau, Tolstoi 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懺悔錄」來，以宣告於世。我的過去若不全盤吐瀉淨盡，我的將來終竟是被一團陰影裹着，莫有開展的希望。我罪惡的負擔，若不早卸個乾淨，我可憐的靈魂終久困頓在淚海裏，莫有超脫的一日。我從前對於我自己的解決方法，只覷定着一個「死」。我如今却掉了個法門，我要朝生處走了。我過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獄裏做鬼；我今後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裏做人了。白華兄！你們便是我彼岸的燈台，你們要永遠賜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渡呀！

—— *Den Drang nach Wahrheit und die Lust am Trug.*

哥德這句話，我看是說盡了我們青年人的矛盾心理的。真理要探討，夢境也要追尋。理智要擴充，直覺也不忍放棄。這不單是中國人的遺傳腦精，這確是一切人

的共有天性了。哥德一生只是一些矛盾方面的結晶體，然正不失其所以爲「完滿」。我看我們不必偏枯，也不要籠統；宜擴充理智的地方，我們盡力地去擴充，宜運用直覺的地方，我們也儘量地去運用。更學句孟子的話來說，便是「乃所願則學哥德也」，不知道你可許贊同我這樣的意思麼？

我對於詩詞也沒有甚麼具體的研究。我也是最厭惡形式的人，素來也不十分講究他。我所著的一些東西，只不過儘我一時的衝動，隨便地亂跳亂舞的罷了。所以嘗其纔成的時候，總覺得滿腔高興，及到過了兩日，自家反覆讀看時，又不禁挾背汗流了。只是我自己對於詩的直感，總覺得以「自然流露」的爲上乘，若是出以「矯揉造作」，只不過是些園藝盆栽，只好供諸富貴人賞玩了。天然界的現象，大而如寥無人跡的森林，細而如路旁道畔的花草，動而如巨海宏濤，寂而如山泉清露，怒而如雷電交加，喜而如星月皎潔，莫一件不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東西，莫一件不

是公諸平反而聽其自取的。亞里士多德說，「詩是模倣自然的東西。」我看他這句話，不僅是寫實家所謂忠於描寫的意思，他是說詩的創造貴在自然流露。詩的生成，如像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當參以絲毫的矯揉造作。我想新體詩的生命便在這裏。古人用他們的言辭表示他們的情懷，已成爲古詩，今人用我們的言辭表示我們的生趣，便是新詩，再隔些年代，更會有新新詩出現了。

你所下的詩的定義確是有點「寬泛」。我看你把他改成文學的定義時，覺得更妥帖些，因爲「意境」上不會加以限制。近來詩的領土愈見窄小了。便是敘事詩，劇詩，都已跳出了詩域以外，被散文占了去了。詩的本職專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採詩形，也不失其詩。例如近代的自由詩，散文詩，都是些抒情的散文。自由詩散文詩的建設也正是近代詩人不願受一切的束縛，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專挹詩的神髓以便於其自然流露的一種表示。然於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諧樂，

自然的畫意存在，因為情緒自身本是具有音樂與繪畫之二作用故。情緒的呂律，情緒的色彩便是詩。詩的文字便是情緒自身的表現（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緒的）。我看要道這體相一如的境地時，纔有真詩好詩出現。

詩於一切文學之中發生最早。便從民族方面以及個體方面考察，都可得其端倪。原始人與幼兒的言語，都是些詩的表示。原始人與幼兒對於一切的環境，只有些新鮮的感覺，從那種感覺發生出一種不可抵抗的情緒，從那種情緒表現成一種旋律的言語。這種言語的生成與詩的生成是同一的；所以抒情詩中的妙品最是些俗歌民謠。便是我自己的兒子，他見着天上的新月，他便要指着說道：「Oh, moon! Oh, moon!」見着窗外的晴海，他便要指着說道：「啊，海！啊，海！爹爹，海！」我得了他這兩個暗示，我從前做了一首「新月與晴海」一詩是：

(一)

兒見新月，

遙指天空。

知我兒魂已飛去，

遊戲廣寒宮。

(二)

兒見晴海，

兒學海號。

知我兒心正飄盪，

血隨海浪潮。

我看我這兩節詩，硬還不及我兒子的詩真切些呢！

詩的原始細胞只是些單純的直覺，渾然的情緒。到了人類漸漸文明，個體

的腦筋漸漸繁複，想把種種的直覺情緒分化蕃演起來，於是詩的成分中，更生了個想像出來。我要打個不倫不類的譬比是：直覺是詩胞的 Kern，情緒是 protoplasma，像是 centrosomum，至於詩的形式只是 Zellmembran，這是從細胞質中分泌出來的東西。

我近來趨向到詩的一元論上來了。我想詩的創造是要創造「人」，換一句話說，便是在感情的美化 (Refine)。藝術訓練的價值只可許在美化感情上成立，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襲的東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監獄。形式方面我主張絕端的自由，絕端的自主。至於美化感情的方法：我看你所主張的 (一) 在自然中活動；(二) 在社會中活動；(三) 美覺的涵養 (你的學習音樂繪畫，多讀天才詩人詩的項目，都包括在這裏面)；(四) 哲理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條件。此外我不能更贅一辭了。

說了這一長篇幾乎莫有可以收腳的地方，我還是歸到我本身來收腳罷。我的詩形不美的事實正由於我感情不會美化的緣故。我今後要努力造「人」，不再亂做詩了。人之不成，詩於何有？彌海爾安易羅 Michael Angelo. 說：

Art is a jealous thing. It requires whole and entire man,

呀！你真是個 jealous thing，你怕不要我這樣的人了！白華！你也恐怕不要我這樣的人了罷？

沫若。九，二，一六夜。

白華兄：

壽昌兄的信，我已經回復了。你前函說：「你看了我的舊詩，我的身世令你淒然。你說「更不忍再談他了」。你雖然如是說，我却不能不把我來告白個乾淨。不然

，我總覺欺了你，也自覺欺了我自己。你將來定會有失望的一天；我將來也不免又要另添一番悔恨。我所以把復善昌兄的信也寄上來請你過目。

我譯就了 Prolog im Himmel 之後，我順便也把 Zueignung (題辭) 譯了出來。他這首詩最足以表示我現在這一俄頃的心理。

昔年間曾現在我朦朧眼中的幻影

於今又來相近。

難道說我今回會將你們把定？

我覺着我的心兒還傾向在那樣的夢境？

你們逼迫着我的胸襟，你們請！

你們儘可得雲裏霧裏地在我周圍飛騰！

我的心旌感覺着青年時代的搖震，
環繞着你們行列的神風又來搖震我的心旌。

你們帶着些幸福時代的寫生；

和些可愛的虛像一並來呈；

初戀的鍾情，初交的友誼，

好像是一半忘了的古話一般糢稜；

苦痛更新，

重訴說生涯中走錯了的迷途邪徑，

重提起那被那幸福的良辰欺騙了的善人名；

這些善人已從我眼前消盡。

運

聽澈我前部的靈魂，

聽不到我後部的歌詠；

往日的歡會已離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當年的共鳴。

我的歌詞唱給那未知的人羣聽？

他們的讚聲適足使我心兒疼？

喜聽過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迷散在世界的中心。

莊靜森嚴的靈境早已忘情？

三 葉 集

五三

那種景仰的至誠又來捉着我的胸襟，

我幽渺的歌詞一聲聲搖曳不定，

好像是埃勿魯時琴絃上流出的哀音，

我戰慄難任，眼淚連連迸，

我硬化了的寸心疊着和而嫩；

我所現有的已自遙遙相印，

彼已消失的也來爲我現形。

我讀他這首詩感受着無限的 Resignation 的情緒。你那讀 Etkerhard 的感想，簡直是替我說了話呢！我所忘不了的是過去，我日前有首「嘆逝」一詩是：

(一)

淚眼朦朧的太陽，

愁眉不展的天宇。

可是恨冬日要別離？

可是恨青陽久不至？

(二)

岸舟中睡的那位灰色的少年。

可不是我的身體？

一卷海涅 Heine 詩集的袖珍。

掩着他的面孔深深地。

(三)

海潮兒的聲音低低起，

好像是在替他歎歎。

三 畫 畫

好像是在替他訴語，
引起了他無限的情緒。

(四)

他不恨冬日要別離，

他不恨青陽久不至，

他只恨錯誤了的青春

永遠歸了過去！

你所需要的德文書籍我此後當替你調查。我看你最好的是把你喜讀的書名開來，書肆裏有時，我便替你照買；沒有時我可託「九善」直接到德國定購。你以為如何？

我還有一件要請求你的事情。你前函說報館要與我匯墨洋若干來，不知道是甚

麼名義。是給我的報酬麼？我寄上的東西，沒一件可有當受報酬的價值的。我的本心也原莫有想受報酬的意志。白華兄！你若愛我時，你若不鄙我這黑晶罪隨時，我望你替我把成議取消，免使我多覺慚愧罷！

最近學燈欄中仲蘇君的「問心」一詩最好，好像是向着我的心兒在問的一般。創化論我早已讀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有些是從哥德脫胎來的。凡爲藝術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傾向到他那「生之哲學」方面去。

沫若。九二，一五。

沫若兄：

我今日早晨睡的很晏纔起來，因爲昨天有些不舒服啊。下樓來，看食堂的棹上，早放着兩捲報紙，一封信；看信時，却是寫給我的——却是「郭開貞」寫給我的，

這算是沫若兄的回信了！我喜歡的很，甚麼不舒服都消失了！折開一看，信很長，還附着一捲詩稿，我略看了幾行，便揣在懷裏趕忙洗臉，吃飯，弄完那些每日要做的——就是服事形骸的——事後，我纔慢慢的咀嚼我精神的糧食：沫若兄！現在除開譯詩我沒有細讀外，你的長信，我已經讀了兩遍了而且過細的讀了兩遍了。你說我兩人當中有不可飛越的城壁，這個城壁依你的純真已撤廢了十分之九了。我以爲一個人總是在 Good and Evil 中間交戰的。戰勝得罪惡的便爲君子，便算是個人；戰不勝罪惡的人，便爲小人；便算是個獸！人禽關頭，祇爭毫髮，是不容有中性的！所以一個人的一生，若以線形表之，祇是波線，朝而君子，便是登山「 \wedge 」；夕而小人，便是落谷「 \vee 」；絕少能一直線到底的。人要建設自己的人格，便要「力爭上流」，便是要力由深谷攀登山之巔。安於深谷的是「罪惡的精髓」；想要務必死之力以攀登高山的，是「懺悔的人格」。世間天成的人格者很少，所以「懺悔的

人格者」乃爲可貴。St. Augustine; Leo Tolstoy; J. J. Rousseau 三人，不可不說是千古的人格者。然而他們的人格，都各自一部「懺悔錄」Confession而來，我讀 Rousseau's Confession 是前年的事，我不知受了多少的感動，增了許多氣力。具體的講起來，便使我能敢把我的短處露骨寫給黃日葵君及諸友，使我作「梅雨」那樣的詩，——還是兩篇，一爲「媽媽」一爲「弟弟」，是寫我的家事。便是我家母子兄弟的一部艱難史，可是沒有發表。——使我待人接物越「胸無城府」。使我要求真摯懇切的朋友。使我自己痛恨自己不真摯卽自欺欺人的行爲。於此又使我不能不贊 Rousseau 等的崇高偉大了。日前在馮君若飛處讀了孫少侯先生「對於人類的供狀」——登在星期評論裏，戴季陶先生附有短評，——使我也覺得 confession 一字對於人生的益處，他硬可以轉換一個人的全生活。不過像孫先生爲 confession 的時候他已經五十一歲了。假令他有一百歲也過了一半。我們有甚麼受良心苛責的

事，最好「及時懺悔」的好啊。沫若兄！你的事算大體給我知道了。你對於我這個初交之友能爲肺腑之言，可知你沒有以外人待我，是不是？我很感謝你待我之厚。但是我對於你幹的事情，沒有把他當作你一個人的罪惡，却把他當作全人類——至少也是戀愛意識很深的人——的罪惡，尤以天才者犯這種罪惡的多。偶見青柳有美氏在「女之世界」的「戀愛軼聞號」上所作的「天才之戀」，曾舉出天才戀愛的五特徵，(1)早熟(2)狂熱(3)變幻(4)多情(5)華美，於此五者一一加以說明與實例證，非常有味。我以爲有了狂熱與「變幻」兩種毛病就可以犯很多罪了。我昨天上午把Goethe傳讀完了，——因爲我預備做一篇「哥德與雪勒」，述他二人的生涯交誼與著述梗概。這是我過上海時和白華兄約定的。請你也做一長篇關於Goethe的感想，批評或翻譯，合起白華兄的「哥德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便大可成一種「哥德研究」書。

【我以爲他那種戀愛行爲便是狂熱與「移氣」的好代表，一生戀人過十九個，偶

抹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來爲這二種——爲面子，爲花洋，——結婚而犧牲的眞不知祇千百個，我們倆何幸而免咧！？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上帝的。我們無論經如何的艱難，如何的煩悶，一提著我們的愛，全身的勇氣就生龍活虎般的湧出來。我不能不放棄我戀愛公開的主張，而謳歌戀愛的神秘了！我敢學着「沉鐘」the Sun-ken Bell 下面的 Heinrich 詩——

What's happened to me?.....From what wondrous sleep

Am I aroused?.....What is this glorious sun

Tha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gilds my hand?

O, breath of morning! Heaven, if 'tis thy will——

If 'tis thy strength that rushes through my veins——

If, as a token of thy power, I feel

三 葉 集

九九

惡可更深了。若更想到 Helen 伯爵夫人是有夫之婦更當如何？我並非要引 Goethe 事來曲諒你的罪，總之覺得這是人生一件很難解決的問題罷！若照我徹底的主張，這件事是很自然的，即算從前結了婚，——照你說是你父母給你結的婚，——到了你 Fall in love with other woman 的時候，對於前此結婚的女人，總算沒有戀愛，至少也得說是戀愛稀薄了，於是結婚的意義便不完全，否！便不算是結婚了，於是乎儘可以 “You go your way, we go ours”，瑞典女流思想家 Ellen Key 的自由離婚論，說到這件事，非常透徹，她是主張「靈肉一致的結婚」的。她以為精神的要求與感覺的要求是不能分離的，既反對官能主義的「自由戀愛」Free Love，又反對禁慾主義的「清純戀愛」Pure Love 而歸結到以戀愛之有無，判結婚之善德不道德。平塚雷鳥女史答覆淑女畫報結婚改善之間最明快得當，她說：『我反對從來的媒妁，見合結婚，我以為男女的戀愛成了要永為共同生活之慾望的時候，和

是結婚。所以甚麼結納哪，結婚式哪，不認爲有何必要，然而結婚有報告社會的必要，那麽引一個披露式也好，或用郵片通知一下也沒甚不好。祇有新婚旅行嗎，真是一件好事啊！』在這點講起來，你們的結婚再補發一些郵片，就算圓滿了，或者我那一天到福岡來拜訪你們倆和你們倆的「藝術的表現品」——和生——時，你們弄一點「御馳走」便更好啊！。因爲假使到末日審判那天，有人要宣佈你們的罪狀，我願挺身出來，做你們的辯護士啊！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經決意把全精力的十分之四來研究他，此後擬擔任太平洋 The Pacific Ocean的女子問題研究，在少年中國上還想做一篇「戀愛生活論」。還擬把這個問題做題材，做一篇劇，你們倆或者會做我這篇劇的 Model 呢！

成瀨君我本認得，可是沒有深交，他住的地方我還有熟人，隔幾天預備去會他細談一下。你們的寓所在甚麼地方，請畫一圖給我。我春假預備到京都訪鄭伯奇兄

到福岡來訪你們哩！去年，啊呀，是前年哪，我曾看見須磨子演的 Hauptmann
Die Versunkene Glocke 起現實生活與藝術生活衝突之感，而今想來，Heinrich
的苦悶，就像是你的苦悶，可是世界終不是那們苦悶的，the Sun is coming! 你
們撇開那種愁雲罷！大家都說些酸酸楚楚的話，倒把這個活潑的人生，弄得黑森森
的，我反討起厭來了。好！算了罷！我不說這些話了，我祇在這小小的書齋默默的
以一瓣心香祝你和你愛的幸福無量，恩情不朽，你們的和生像詩一般自自然然的成
長啊！我的愛，現在可惜日本話還說不好，不然我想將來總可以和你的愛做朋友罷
！沫若！你不知我們倆，我和漱瑜也經了一些苦痛來的哩，不過比你們輕些罷，我
同她到日本來，除開她的父親她家中沒第二個人知道，我們一路來，旅費都不濟，
幸喜得她的父親——我的舅父——幫助纔能來哩。這中間所經家庭的風波我過上海
時曾與白華細談過，我們會了的時候，也細談去罷。我很懂西哲這句話——He who

knows no pain knows no happy. 我們也真可是這們說啊。

再不盡意，即請雙佳。

你的弟弟，漢。九，二，十八。

望你常寫信給我。我有一册小詩集寄北京康白情君去了，可惜沒有存稿。若登出來了，再送你看何如？

你們的生活如何，可告訴我嗎？我和漱瑜女士還能保持 Pure Love 的狀態。到了有同居慾望時候，或有郵片通知你們呢！一笑。

終久怕要下雨罷！

快登上山去！

山路兒淋漓，

三 葉 集

三 鑿 集

把我引到了山半的廟宇，

聽說是梅花的名勝地。

哦，死水一池！

幾匹游鱗，

啁啾地向我私語：

「陽春還沒有信來，

梅花還沒有開意。」

廟中的銅馬，

還帶着夜來清露。

馴鴿兒聲聲叫苦。

沫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來爲這二種——爲面子，爲花洋，——結婚而犧牲的莫不知
幾千百個，我們倆何幸而免咧！？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上帝的。我們無論經如
何的艱難，如何的煩悶，一提着我們的愛，全身的勇氣就生龍活虎般的湧出來。我
不能不放棄我戀愛公開的主張，而謳歌戀愛的神秘了！我敢學着「沉鐘」the Sun-
ken Bell 下面的Heinrich 叫道：——

What's happened to me?.....From what wondrous sleep

I'm I aroused?.....what is this glorious sun

Tha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gilds my hand?

O, breath of morning! Heaven, if 'tis thy will——

If 'tis thy strength that rushes through my veins——

If, as a token of thy power, I feel

山路兒淋漓，

粘蝟了我脚上的木屐。

泥上留個脚印，

脚上印着黃泥。

•

脚上的黃泥！

你請還我些兒自由！

讓我登上山去！

我們雖是暫時分手！

我的形骸兒終久是歸你有。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像我靈魂兒的像徵！

你自陷了泥塗，

你自會受人蹂躪。

唉，我的靈魂！

你快登上山頂！

口簫兒吹着，

山泉兒流着，

伐木聲音了了着，

山上的人家早有雞聲鳴着。

這不是個Orchestra麼？

司樂的人！你在那兒藏着？

啊啊！

四山都是白雲，

四面都是山嶺，

山嶺原來登不盡！

前山脚下，有兩個人在路上行，

好像是一男一女，

好像是兄和妹。

男的背着一捆柴。

女的抱的是甚麼？

男的在路旁休息着，

女的在兄旁站着。

哦，好一幅畫不出的畫圖！

山頂兒讓我一人登着，

我又覺着淒楚。

我的安娜！我的阿和！

你們是在家中麼？

你們是在市中麼？

你們是在念我麼？

望 葉 蓮

終久怕要下雨了。

我要歸去。

前面的一首詩是我前月末「獨遊太宰府」的時候做的。我正如你所說朝而登山，夕而落谷的人。我的靈魂久困在自由與責任兩者中間，有時歌頌海洋，有時又讚美大地；我的 Idea 與 Reality 久未尋出個調和的路徑來，我今後的事業，也就認定着這兩種的調和上努力建設去了。我前回復白華兄的函中，也說：「我恨我莫有 Augustine, Rousseau, Tolstoy 的天才，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懺悔錄來，以公開於世。」你若果能把我們做個 Model，寫出部「沈鐘」一樣的戲劇來，那你是替我減省了莫大的負擔的呀！六高有位我頂敬愛的德文先生，名叫立澤剛。我從前也會把我的身世，稍稍對他說過一遍，他也說他很想把我做個題材做出部 Novel 來。我想他這種說法或者怕是個笑談。他縱不是笑談，縱真能寫出部小說，他可終是異國

人，未必便能把我懺悔的心事，表現得真切；我所以也不十分希望他。只是我却希望你的劇曲，不要也只是個笑談纔好呢！

我接到你十八日的惠書，是前天午後一點鐘時候的事了。我時常掛念着怕你不久便有死刑宣告書來。前天午前不見你的信來，我早有些失望。午後我進了藥理學實驗室，總覺得坐立不安，我又走往控室去看時，呀！死刑宣告書來了！我戰慄着開了封，先看到你給我們的一張繪片。哈哈！壽昌兄！你真是多情人！你硬把我引笑了呀！他當時的笑容，怕與那畫中的男子，硬判別不出個彼此。我忙把你的信揣着，我又跑回實驗室去了。我一面實驗着，一面讀你的信。我讀了又讀，念了又念，翻來覆去地，不知道讀了好多遍。田壽兄！我的可愛的恰慧的辯護士！你可是害了我呀！我那天的實驗，簡直件件都莫有成功，簡直件件都失敗了呀！可是我真愉快，我真說不出來地愉快，我就好像一個死刑囚遭了大赦的一遭。我到了四點鐘一

響，我便跑回家去，我把你給我們的繪片，給安娜看了。她也笑得個不亦樂乎，只連聲叫道「Oya mai オヤ，マ」地。我又把你的信翻譯給他聽了。他又斷斷續續地說道：「死刑ヲ宣告スヘキ法官ハ却テ辯護士ニナテクレマシタネ！……實ニ情ノ深ノ御方デスネ！……」(“shikai o sei kokusubeki Hokwan wa Kayet. te Bengoshi ni natte kuremashida ne!……Istsu ni Na:ake no fukai Okade Jesu ne!……”) 她另外還說了些感激的話，我却記不清楚了。我實不瞞你說，我們那天晚上，真是歡喜個不了，我們比平時還多吃了兩碗麥飯的呀！

我那天晚本想立地回謝你一封信。只是昨今兩日，又有醫化學的實驗，若不混習下子書本，又會件件失敗，惹人笑話起來，我只得把我的自由暫時屈服在責任的權力下了。明天的功課，是九點鐘起，今天晚上，我却不能再屈服了。只是，晝且兄！你要叫我補發一些郵片，我看到是儘可不必的了。你春假到我們這兒來的時候

，我們倒要傾誠地準備些不可口的「馳走」來請請你！可是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們請你不是我們利己本位的請辯護士先生的謝酒，到是我們替你準備着的將來的催粧宴呢！

關於哥德，我是莫有甚麼具體的研究的。翻譯一層還可以做到，至於感想批評，我却不敢冒昧了。我看我們似乎可以多於糾集些同志來，組織個「哥德研究會」，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傑作，和關於他的名家研究，和盤翻譯介紹出來，做一個有系統的研究。哥德研究完了，然後再移到別的一個對像去。不知道你以我這個意思爲怎麼樣？仿吾君處我早已有信去通知他。我想要是「研究會」能成立時，他也是可以做個會員的。我們預備過一兩年的工夫，會把全部的哥德，移植到我們中國來呢！已經十二點鐘了，再談罷。

Gusu Haecht! 漱瑜女士問好。

沫若。九，二，二五夜。

沫若兄：

你前後的信和詩都收到了。你寄壽昌的信我讀了很感動。平心而論，從純真戀愛中發生的結合不能算得極大的罪過。況且你有懺悔的真忱，向上的猛進，你的罪過也不過是你心中的 *mephistopheles*，適所以砥勵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創造罷了！你從西洋文藝……盧騷托爾斯泰等……中養成一種真誠底精神，懺悔底勇氣，很是可喜。從此可以看出西洋文藝有這種特長，不是東方文藝所有的了。

你的天上曲同 *Zueignung* 都翻譯得很不壞，很不容易，哥德文藝之入中國當算從你起了。哥德在天之靈也當愉快非常。我的預備做的『人生觀與宇宙觀』，因覺得參考太不完備，分析太不精密，不願草率的寫出；想待德國書籍能來時，再研

這些，再做爲詳細的介紹，所以一時不能發表了。但是我將來總想把他寫出來的。

(德國書藉我已向德國贈寄了。)

你的兩篇我想好好的保存着，稍待幾時再發表。

你論詩的話，我完全同意，可以補我那短篇的不足，所以在明天發表了。我今天草率地做了一篇『新文學底源泉』，很不滿意，沒有把我心中真實的意思說明白，後悔得很。自己修養與研究太少，非急速猛進不可。我現在預備用一番刻苦的功夫，研究生物學與心理學，再從這上面去研究哲學文學藝術，三年後，再看成績如何？

仿吾君處，我想不久便同他通訊，他的詩同你的「嘆逝」我想月內登了出來，做我學燈的 Schmuck。

學燈得了你的詩，很增了許多色彩，報館裏拿一點極鄙俗的物質，報酬你的極

高貴的精神，本嫌唐突，但究竟是個小問題，無關重要。不可談了。夜深了！再會

！

白 華

Es freut sich die Gottheit der reinigen Sunder:

unsterbliche heben verlorene Kinder

Mit feurigen sinnen Zum Himmel empor,

——Goethe's "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

沫若兄：

你的Feb. 25的信，我於今日上午接到了。這幾天我因為等少年中國二月號看

總總不到，心裏非常悵惘，同時又不知道你是否已接到我那封回信否。因為你寫了那

們樣“omolike”的信來，心中一定很痛苦，若更沒接着我回信，一或遇着不知

life, love爲何物的人，真以 conventional 的話來責你——你一定更痛苦，所以我盼望你們倆早接到我的信，或者稍能慰藉你和我那安娜嫂嫂一下，我就感無上的愉快了。今日上午，東京落春雪，迷迷的天色，灑着霏霏的碎玉，一個人正盼望着出神，忽見郵人過門，投信於門簾而去，急趨下取視之，可就是我 machikareta 沫若的回信了！

你的詩——「獨遊太宰府」的詩，處處都見你 lyrical 的天才，可見白華的批評是不错的。但是我對於你的詩的批評，與其說你有詩才，無甯說你有詩魂，因爲你的詩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淚，你的自敘傳，你的懺悔錄啊。我愛讀你這樣的純真的詩。既不愛舊技巧派的詩，也不愛新技巧派的詩！我在日華公論上看見日本^{譯者}譯了你那首「抱兒浴博多灣」和一首「鷺」，我尤愛前首，因爲既知道了你的 career 就知道你的詩，都是你的生之斷片啊！那首詩的日譯也不错，很天然——

坊ヤヨ！御覽ヨ，アノ海ノ銀ノ波ヲ。

夕日ノ中ニ光ツテキル海ハ磨イタヤイデヤウ。

坊ヤヨ！御覽ヨ，アノ西ノ山影カ紗ヲ着テキルノヲ。

坊ヤヨ！ソ前カアコホニ海ノヤウニ光リアイ。

ナニ山ノヤウニ清イ身體ヲ心ニナツテ頂戴ヨ。

我雖沒有續過這首詩的原文，可就這首譯詩已有可傳的價值了。那本雜誌上同時譯了我一首「梅雨」一首，「朦朧的月亮」，可是都譯錯一些，我於是感譯人家的詩之難哩。

我此後的生涯，或者屬於多方面，但不出文藝批評家，劇曲家，畫家，詩人，幾方面，我自小時來就有做畫家的手腕，可是此關久不彈了，恐怕祇能應用向文藝的描寫方面去。我除熱心做文藝批評家外，第一熱心做 Dramatist。我嘗自署為

A Budding Ibsen in China 可就曉得我如何妄僭了。現在我所搜集的近代脚本凡五十餘點，大都很重要的。等到滿了百種，我想開一個紀念會哩。那時一定要請你來赴會。現在腹稿中的脚本第一是「歌女與琴師」。這劇是一篇鼓吹 Democratic Art 的 Neo-Romantik 的劇曲。地方是上海。時代是民國〇年。題材是描寫一歌女與他的琴師的戀愛。heroine 的 model (性質上的) 就是現在上海唱梨花大鼓的某女郎 (劉翠仙)，可是上海的社會和某女郎都沒有這們高尚優美；所以此劇是通過了 Realistic 熔爐的 Neo-Romantik 劇啊。此劇的情節會對鄭伯奇兄說過，他很讚美。我前信不是也提過的嗎？此劇之外還有一篇「正義乎？人情乎？」是描寫結婚後的男女貞操問題，是江西省某縣前年甚麼時候一件實事，很深刻的。此外想做一篇描寫今日青年極普通的現象的 Real life or Scientific life 與 deal-life or Artistic life 的衝突。此種衝突的現象表現於戀愛問題上的尤夥多而饒研究的興味，

如是乎你們倆就要做我的 model 了。呀！不止你們倆，黃，左，周，李，……諸君都免不得請他們優孟衣冠起來啊。

現在中國研究 Modern Drama 的光景還居少數。就中如北大教授（劇曲）宋春舫先生總算今日中國研究新劇的大家，聽說他身通四文（？）以家裏很闊，購書絕富。又常說寓倫敦，巴黎，柏林，羅馬之間，現在又赴法去了。以他機會之佳，學殖之富，其貢獻於中國的新劇界必多。可是我從前看過他譯 Sunderman 推霞劇的序言，非常武斷，不類深能了解 Modern Spirit 之人。如謂：「蘇氏 (Sunderman) 劇中婦女之人格一如『名譽』Die Ehr 劇中的 Alma，如『故鄉』Heimat 劇中的 magda，如 Das Ewige Mannliche 劇中的皇后——皆卑鄙凶淫不足道，即 Das Guokim Winkel 劇中的 Elizabeth 亦難免無恥之譏。」你看「卑鄙凶淫不足道」「無恥」這些話，是不是可以這們武斷的加於 Alma, magda……他們的？四劇之

中，我有兩齣讀過脚本（？）一齣看過實演。看過實演的是 *magda* (*Heimat*)。我看 *magda* 不見得甚麼那麼「卑鄙凶淫不足道」，祇覺他是一個個性很強的 *hü-man being*，「基一五一十的順從男子的意旨的婦人，又是一個時代道德的犧牲，暗澹的 *Milieu* 的產物罷！若真不足道，*Suderwunn* 既不得污他的彩筆，東西各國名優也不得爭先恐後的扮演了。不能了解 *magda* 這樣的個性，不能了解 *Heimat* 這句戲的用心，我於是對宋先生的批評眼不能不懷疑了。宋先生所選的泰西名劇百種也有許多混淆，遺漏，之恨——*magda* 這劇日本於明治四十五年（民國元年）五月三日由島村抱月先生所組織的文藝協會在東京的有樂座上演，（但我看的在民國七年九月）「日本的花的光的愛」的須磨子演 *Sonwarze* 的女 *magda*，土肥麻元氏演 *Scharize* 佐佐木積氏演 *Heffler dinght*（牧師）。後來到了大正三年（民國三年）八月在歌舞枝座又演過一次，須磨子演 *Magda* 武田政憲演 *Ge-*

Ivarize 中并哲演牧師，大正七年九月此劇改作爲「神主之娘」，與「沉鐘」同時上場，須磨子去 Madga 之妹 marie 我所看的是此次。記得那晚是九月五日，歸時秋雨滿街，燈光灑地哩。島村氏譯本劇的序言說得好——

「此劇含了許多思想問題，可以加各種各樣的解釋，而大體講來，其中心問題不外表示一個 Schwarze 的世界（靈的世界？）一個 magda 的世界（肉的世界？）一個調和於兩世界之間的牧師 Helfer dingst 的世界（靈肉調和的世界），與三樣的思想道德不能統一而終於一場悲劇。據歐洲的批評家說，法國的名女優 Sara Bernalt 演 magda 時，最後站在舞台的中央誇耀其新世界的威儀而直立，以暗示新道德的前途求 magda 之勝利；反之英國名女優 Mrs. Cammell 演 magda 時最後倒於舞台上，萌悔恨之意，暗示 magda 的世界之當挫折。（意大利的女優 Duse 即 Dannunzio 的嘗人也曾演此劇，不知如

何表示。)... 文藝協會演此劇是把 *magda, Schwartz* 一家，牧師，這三樣的世界任其分裂，各不能棄自己的主張，以衝突始，亦以衝突終，以暗示新道德的前途還有許多曲折。云云』

沫若兄！我看我們一定要有我們的了解力和批評眼纔能談新劇，才能談一切的學問！我們對於一種藝術品，若既不能 *understand* 又不能 *appreciate*，就辜負藝術品了。現在的人大都心氣薄弱，看見稍微露骨一點子的深刻一點子的東西，都掩面却走，破口大罵，不肯 *take things as it is*。記得俄文豪 *Anton Chekhov* 的 *Humorous tales* 中有一段故事叫做 *A work of Art.*——髮髻看見過胡適之先生把他譯爲「一件藝術品」登在新中國上——述一個醫生診好了一個老婦 *Smirnova* 的獨生子 *Sasha*，老婦命他的兒子 *Sasha* 携着一個藝術品——古銅精製的裸體像——送給醫生作謝禮。*Sasha* 送去的時候，醫生不敢受，強而後可。*Sasha* 以

家中祇此一個，不能配對相送爲歎。別後，醫生自語：“This is beautiful, all right, it would be a pity to throw it away and yet I dare not keep it... Him! now who in the world is there to who I can present or donate it?”後來他便把他送與 Utkhor 去。Utkhor 是個律師。他也不敢受，說他的娘常來看他，而且就教僕人看見了也不像個樣子，強而後可。他又送與一個喜劇大家 Shoshkin。以爲他一定愛的，暗道：“The rascal loves such things, and besides, this is his benefit night.”那知道 Shoshkin 也不敢受，說：“I live in a private apartment! I am often visited by a tresses! and this is not a photograph that one could conceal in a drawer!”強而後可，聽說老婦 Smirnova 收買古玩銅器，便賣給他去了。老婦不知爲原物，以爲現在可與前物配成一對送醫生作謝禮，即遣兒子送去。醫生接了想要說話而“His power of speech was gone...”焉

。這雖是一篇滑稽的小說，然為天下的藝術品發深長的嘆息。真正的藝術品是要待有理解的頭腦和賞鑑的精神（或勇氣）的人。否則就難免陷於這個裸體像 *candelabrum* 的悲運。此篇中 *Sasha* 與醫生的對談頗有興味。*Sasha* 對醫生說：——

“Why, Doctor, what a strange conception you have of Art!”

This is a real masterpiece, just look at it! Such is its harmony! no beauty that just to contemplate it fills the soul with ecstasy and makes the throat choke down a sob! When you see such loneliness you forget all earthly things……just look at it! what life, what motion, what expression!”

Sasha 真算具有理解的頭腦與賞鑑的精神的了。醫生對 *Sasha* 說：——

I quite understand all this, my dear boy, but I am a married

man. Little children run in and out of this room and ladies come here continually. ”

這個醫生可算是有理解的頭腦而無賞鑑的勇氣啊。天下儘多當着人掩面而走破口大罵藝術而背着人的時候摩莎玩索不忍釋手的啊！一言以蔽之，衣冠文明！譬如你們的事情，若公表出來，一定有人掩面却走破口大罵的。殊不想若教他們親身臨你們倆所演過的場面，恐怕也不能比你們高明呢！我是主張結婚與戀愛不能分離的。有人說：凡悲劇總終於死。凡喜劇總終於結婚。其實悲劇喜劇都由於一個戀愛“Love”而生的。戀愛成功，便是結婚（不管發郵片，不發郵片，）。戀愛不成功，便是死！Materlink把不可思議的人生之真相看作運命“Destiny”，運命之兩種相，一為死Death，一為戀Love。由這兩種力的錯綜糾紛，便演成人生舞台上各種光怪陸離的喜劇，悲劇和悲喜劇！而近代的關於兩性問題的劇曲多半是這種悲劇

。如描寫結婚生活的悲劇，即不以戀愛爲基礎的結婚。大體可分二種，一種是爲「面子顧」的結婚 marriage for "to save face"，一種爲金錢的結婚 marriage for money。所謂爲顧面子的結婚者，處女因合意 Consent 或不合意的爲男子所破壞之後，因欲顧其「處女的面子」face of virgin 就不管相互戀愛之有無，求與對手的男子行正式的結婚禮。婚禮一畢，則夙垢全消。否則此女子不免爲社交界的放逐者，而失其榮譽與幸福全部。爲金錢的結婚，就是普通所謂購買婚姻 marriage for purchase 是已。前者依島村民藏氏所舉，如 Friedrich Hebbel 的 "Maria Magdalena" (1843) 最著。此劇的女主人公 Clara 原係才思出諸意氣凌雲的女子，偶以一時的孟浪，致失身於輕薄子 Leohalt Leohalt。以女無奩資爲口實，不允結婚。女父 Anton 素謹嚴重體面，知其事勸女自殺，Clara 憤恨如狂，赴薄情之 Leohalt 所，要訴其苦，求允其爲顧面子的結婚。Leohalt 要他立誓愛他，Clara 說：「那

我可不能立誓，不能告訴你說我愛你不愛你，我祇情願一生伺候你，為你勞動，決不要你扶養，到了晚上我去做些活計自己去賺飯吃，若是沒有活計做，我就甚麼也不吃。……你喂的狗若是沒有在面前或被你趕出去了的時候，你沒有狗打你就打我，我決不放一點聲兒哭；我祇咬着牙齒忍受哪。……請你收了我罷。因為我此後也決活不好久啊。你若怕我活久了，或是怕將來離婚又要用錢嗎，那麼，請你到藥店裏買點毒藥來，你祇說放在甚麼地方去毒老鼠的，那怕沒有你的指示，我自己吞了。到了要死的時候若是近邊的人來了，我祇說我以為是沙糖誰知吃錯了啊！』語語沉痛，不忍卒讀。Clara 爲一身的面目，父母的面目，一家的面，肯忍這種痛苦，而卒不爲冷酷無情的 Leoh-alt 所許。Clara 進退無據，卒投井而死，這是一樁。還有 Strindberg 的“Miss Julia”劇是寫伯爵的小姐 Julia 因更夜與聽差的相戲，失其童貞，後來對手的男子也不允結婚，Julia 不知所爲，也卒至自殺。又前述的 *Inderna*

ann的“Hermat”劇中的Magda的父親Schwartzze聽說他的女Magda從前和參事官Dr. von Keller有染，生一兒子，異常驚駭，恐怕有傷他父母的面目，玷他一家的光榮，竟變逼他和Keller結婚。Magda說……

But if it is not in your power, my dear father,

Schwartzze說……

Then I must die,——then I must simply die. One can not live on when one——you are an officer daughter.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到後來Magda仍是主張他的理由，不肯退讓。他父親祇說……

I don't know what may happen——child——have pity on me!

Magda之不慊於人處就在這主張個性不肯爲面子，人情的犧牲也就是他的个性的強

處。我的知友某君因一種家庭問題，父親爲之定婚，我友人若不從父命與之結婚則他家或因是而破產，從父命而結婚則對手的女子爲他所不能滿意的，此後一生幸福不可不因此喪失。犧牲乎？拒絕乎？正義乎？人情乎？某君因此經過長時的煩悶，而卒拒絕了！這也算是男子中的 *Magda* 了。他的同鄉頗因此很非難他的，咳！局外人如何曉得傷心人的懷抱呢？但我對於這個事情，主張各從其心之所安做法，沒有絕對的意見。因爲相互犧牲，是人類，否，是生物界相互扶助的生活中最大的精神啊！

宋春防先生所評爲卑鄙凶淫不足道的之一個 *Alma* 係 1889 *Sudermann* 的處女作「榮譽」的女主人公。前面說了的「*Die Ehre*」一劇，是反對這種爲顧面子結婚的。所謂 *Alma* 者，是一個勞動者的女公子。少年女郎芳姿綽約，當然虛榮心盛，遂爲某大工業家的兒子 *Ein* 所誘惑，視同妾然，所以我們與其罵 *Alma* 凶淫

卑鄙不足道毋寧罵 *Evil* 的人格爲凶淫卑鄙不足道哩。資本家的兒子視勞動家的兒女爲路柳牆花，任其攀折，殆成慣例。所以社會主義的詩人 *E. Nesbit* 作 *A Last Appeal* 有兩句詩最沉痛，說：——

Our sons would be honest, our daughters be pure,

If our wage were more certain, your vices less sure——

若是我們多得一點工錢，你們少造一點罪孽，

我們的兒子一定很正經，我們的女孩子定很純潔！

Alma 貪戀女兒的榮華到也相安，誰知 *Alma* 的令兄 *Robert* 是某大工業家的東洋派遣員，——自任地歸鄉，探知妹子的行經大爲憤慨。某大工業家知道了，很懼怯，馬上送很多支票給 *Alma* 的父母，想把此事陰消。*Robert* 任如何不肯，謂非 *Kult* 與其妹正式結婚，他就要與 *Robert* 決鬥。當時 *Robert* 有親友某伯爵者爲

人深刻英邁，勸道他，『世上的萬物，都有交換的價值，處女的面目亦然。你家的面目，祇要一點子錢便可收回的。而且甚麼叫做「處女的面目」？豈不是對於將來的良人一種誠實與純潔的嫁入條件嗎？處女的面目的目的祇在結婚，所以你的妹子若有了現到了手的資本，不可以成一個較前此更有價值的婦人嗎？』這話雖然殘酷，Robert 不能不聽他，如是初得甯人息事。我以為此事與此話都關繫女子的貞操問題甚大。某伯的話不能不說有一部分的真理哩。

1906年，英國St. J. Hankin氏所著的“Last of the De mulins”一劇其反抗為「顧面子」的結婚之心理很影響於一般女子社會的言動。同時S. Houghton的「村祭」與A. Salsworthy的「長子」兩劇皆與此鼓吹同一的思想。尤以Salsworthy的「兒子」Eldest son: A. Domestic Drama in 3 Acts. 一般視為代表的告白。前述Hankin的De mulins 劇主的女主人公Janet是一個無神論者，唯物論

者，偶與八年前的舊情人——雅會爲他生了一個兒子——相遇，他的父母也是非常謹嚴固執，強其女與舊情人正式結婚，然而他們兩人中間，久已經沒有愛情了。雅雷特 *Just* 發出很條理的議論，正式拒絕他的父母的要求，說：『那個人彷彿也還不錯，可是沒有做良人的價值。我從前雖和他相愛過，現在已經成了路人了。現在祇有我的兒子可愛。』在雅雷特的意思，是以男女的交際，性交第一，神交第二，所以首重生殖，而次悅樂，光景是重本能的戀愛而次精神的戀愛；重 *Free love* 而次 *Pure love*；假島村民藏君的話，所爲祇要滿足了做處女本能（性交）又滿足了做婦人與母親的本能（生子與育兒），已經有了做一世女人的價值了。至於將來不可豫測的利害關係豈非所顧云云，這也大可以代表一種物質主義的婦人觀啊。總而言之，女性的面子，已決非正式結婚四個字所能顧；而全繫夫主觀的觀察與其所站的世界如何。譬如你們現在的生活，本是由真愛情的結合由運命之神的魔手

沫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來爲這二種——爲面子，爲花洋，——結婚而犧牲的莫不數
祇千百個，我們備何幸而免咧！？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上帝的。我們無論經如
何的艱難，如何的煩悶，一提着我們的愛，全身的勇氣就生龍活虎般的湧出來。我
不能不放棄我戀愛公開的主張，而謳歌戀愛的神秘了！我敢學着「沉鐘」the Sun-
ken Bell 上面的 Heinrich 叫道：——

What's happened to me?.....From what wondrous sleep

I am I aroused?.....what is this glorious sun

Tha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gilds my hand?

O, breath of morning! Heaven, if 'tis thy will——

If 'tis thy strength that rushes through my veins——

If, as a token of thy power, I feel

Now you are set wholly free from me and mine.

Now your own true life can return to its—its right groove again.

For now you can choose in freedom; and on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Ellida.

Ellida 孤兒——

In freedom—and on my own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this—

this transforms everything!

那個舊灣人看見 Ellida 沒有回他去的意思想，他說：“——

“I see it, There is something here that is stronger than my will.”

你前一封信上說過你把你那柔弱的靈魂，太過信了。I thin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tronger than your will! 對——

後來 Wangel 問他妻道：——

But now you will come to me again, Will you not, ejlida?

他妻答道：——

Yes, my dear, faithful wangel—now I will come to you again.

I can now, for now I' come to you in freedom — of my own will—
and on my own responsibility.

他們倆既築定了結婚的基礎，如是乎入了幸福的生活啊。

又如“Hedda Gabler”劇中，的Hedda是個新婦女new women，自己希望一種奢華的生活與高位，遂與腐儒鐵屎麻結婚也弄成一個理想與事實大衝突的結果。

Little Fyolf 的男女主人公，男想圖生活的安固，女想圖肉慾的滿足，兩者之間遂成立一種虛偽的結婚，其結果也遂可想。

沫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來爲這一種——爲面子，爲花洋，——結婚而犧牲的莫不知
幾千百個，我們備何幸而免咧！？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上帝的。我們無論經如
何的艱難，如何的煩悶，一提着我們的愛，全身的勇氣就生龍活虎般的湧出來。我
不能不放棄我戀愛公開的主張，而謳歌戀愛的神秘了！我敢學着「沉鐘」The Sun-
ken Bell 上面的 Heinrich 叫道……

What's happened to me?……From what wondrous sleep

I'm aroused?……What is this glorious sun

Tha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gilds my hand?

O, breath of morning! Heaven, if 'tis thy will——

If 'tis thy strength that rushes through my veins——

If, as a token of thy power, I feel

This strange, new, beating heart within my breast?

Then, should I rise again—again I'd long

To wander out into the world of life:

And wish, and strife, and hope, and dare, and do...

And do.....and to.....!

我看Neo-Romantic的劇曲從「沉鐘」起，至今Rauter delain Heinrich的印象還是活潑潑的留着，同時一般神秘的活力也從那時起在我的內部生命的川內流動着，我如是以爲我們做藝術家的，一面應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來，排斥世間一切虛偽，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當引人入於一種藝術的境界，使生活藝術化 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 Beautify 使人家忘現實生活的苦痛而入於一種陶醉法悅渾然一致之境，纔算能盡其能事。比如「沉鐘」本是描寫一種藝術生活與現實生活之

衝突的悲劇，然而我看到末幕——

Rautendelein. (Embracing Heinrich, she presses her lips to his,
and then gently lays him down as he dies.)

Heinrich!

Heinrich (ecstatically.) Hark!……'Tis the music of the sunbells'
song!

The sun……the sun……draws near!……This night……'s long!

(Dawn breaks. He dies)

了不覺得有甚麼悲苦，却和 Heinrich 一樣，我們的靈魂化入 the land o' Eas-
tary 去了。世間儘有悲極而喜，喜極而悲的。可見悲喜誠如 Chesterton 所言，
不過一物之兩面。悲喜分的明白的便是 Realism 的精神。悲、喜、都使他變其本

形成一種超悲喜的永劫的美境，這便是 Neo-Romantion 的本領。近代劇中此種運動非常有勢力，歐洲大陸，除前述的 Gerhart Hauptmann 的 "Die Ver sunkene Glocke" 和 的 "Hannele" ；Rostand 的 "Chanteclair" ；Gyran de Bergerac" ；"La Princesse Lointaine" ；etc. Maurice Maeterlinck 的 "La Princesse Maleine" ；"Blue Bird" ；"Pelleas et Melisande" ；"Mon na wana" ；etc, Hugo von Hofmannsthal 的 "Elektra" ；"Der tor und d er Tod" ；英國方面如以 愛德蒙 為最盛，如 William Butler Yeats 的 "The Countess Cathleen" ；"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 ；"The Hour Glass" ；"The Shadowy Waters" ；"where there is nothing" ；Lady A. Gregory 的 "Devoorgilla" ；"Hyacinth Halvey" ；"the Rising of The Moon" ；etc ；John Millington Synge 的 "The mill of the Saints" ；"The Playboy of the west

ern World," Riders to the Sea," "Desire of the Sorrows," etc., 等。種種美作，紙不勝書。此皆我想一一介紹於中國的。近讀 Ludwig Lewitsohn 的 "The Modern Drama," 把近代劇的全般說明的透徹（？）介紹的很豐富，全書凡分五章：第一章說「近代劇的基礎」；第二章說「法國的寫實劇」；第三章說「德國的寫實劇」；第四章說「英國的復興」；第五章說「近代劇上的新羅曼主義的運動」。我想若把此書，忠實的介紹到中國去，國中研究近代劇的人一定可以得一個指針，此刻至少也想把最後 The Neo-Romantic Movement in the Modern Drama 譯出來哩。

沫若！我真幸福，Neo-Romantic Drama 除「沉鐘」外在這個新劇消沉的日
本最近又看了一本「青鳥」Blue Bird. 「青鳥」是 Maeterlinck 的最受人歡迎的
劇本，是不待言的英，法，俄，美，誰國不會翻譯，不會上演，日本雖也會翻譯了

『我看過兩種日譯——可是上演這要算第一回！聽說從前上山艸人夫婦的近代劇協會安排上演，以舞台意匠和衣裳及演出法等都非常困難，卒未果行，可是今回畢竟由民衆座諸君——就中如司電氣裝置和舞台監督的田中藜波君（去年曾見他在新劇協會演Anton Chekhov的“Uncle Vanya”劇的醫生），與司衣裳及舞台意匠的崗本婦一君——做到了，此劇由民衆座于2月11—17間假有樂座上演，我是十六日晚上去看了的。此劇脚本從前雖略看過英譯，總不覺得親切有味，而且甚麼麵包哪，火哪，犬，貓，Milk，光，白楊，兔，柳，時間，星，露，……哪，都要一一擬人，真不知如何演出纔好，可是那晚真教我長了許多見識，添的許多情緒，發了許多異想，恨不教你們來此一塊兒看啦！那晚去Тыты的水谷八重子，去Мыты的夏川靜江，去光明的吾妻光，都非常好。記得在上海共舞台看過小香紅她們演宏碧綠，使我起一種感想，就是她們資質都不錯，可惜既沒有好脚本教她們去演，又沒

有好教育教她們如何演，更沒有好觀劇階級了解她們演的是甚麼，覺得此後我們的責任真是重。講到觀劇階級實在是個問題，稍微除奧微妙帶 Poetic 味的戲，總是不投時好，一言以蔽之，便是看不懂，我曾在有樂座看過四五次劇，看 Merchant o' Venice 時，看 Lady Windere's Fan. 時，看 Uncle Wanya 時，看... 時，又在歌舞技座看「沉鐘」時，及此次看 Blue Bird 時，同坐的日本人都有說「全不懂演些甚麼」的。可見沒有 藝上的素養的人要和他講甚麼情緒劇，象徵劇，神秘劇，問題劇，是很難索解人的，所以要新劇隆盛，先要養成好觀劇階級！所以一般國民文藝之普及是急而又急的事。談真正的戀愛，要兩下都是知情識緒的人，近代劇可也要知情識緒的「周郎」多哩。

偶然談到近代劇的上面，不知不覺寫了一大堆：一枝新 Pen 也寫禿了。一數紙數已上了十八頁，已經算是一篇談近代劇與戀愛問題，結婚問題的小論文了，太扯

遠了，害起你也沒日子看，恐怕你的藥學試驗又因我不成功，還和你作幾條正經事的問答，就擱筆罷。

你的像片子，今日上午已到了，恰好我的愛人到我這兒來，我便也把你的信和你的相片都給她看了，她很祝你們倆的幸福，并且說：Anasan niyoroiki! 以今年雖剛 17 歲，却比我懂事得多哩。

我現在沒有照就 相片，無以相寄。春假來時定先打電報來，你來接時我祇認得你，便夠了。哦！有了！我把和舅母易陳穎湘夫人共撮的寄你罷。不過那是民國七年撮的，此刻在精神上，或較當時好的多，因為有『執筆不知疲』的能力啊。

“Goethe 研究會”我久有此意，先因為沒有許多同志，僅曾和白華說過。如能多聚同志，組織一會，於一二年內，把 Goethe 的傑作及關於他的名家評傳都移植到中國去，Goeth 介紹後又去而之他那真幸事，那真是中國文化界的大幸事，旧我

此事遂是暫且由幾個同志，儘力所能及做去的好，不見得同志有 們多哩！你前給白華的信中，曾說到 Goethe 的“*Dichtung und wahrheit*”，此書真所謂「*叙述傳的告白文學之白眉*」。日人生田長江氏會譯爲「*我カ生活ニリ*」“*Aus Meinem Leben*”；可是出一卷而止。我去 年底會購得此書的英譯“*Poetry and Truth*”，“*From my own Life*”（Fr. By M. S. Smith）係1913年出版。我還有幾種 Goethe 的傳記及他的名劇和詩集，評論。想依這點子貧乏的材料作一篇 Goethe 傳。如到了動手的時候，你是必要幫忙，供給我一些材料和意見。白華作 Goethe 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我正譯 Shokawa 君的 Goethe 詩研究中，關於他的宇宙觀，人生觀，藝術觀，的這章，可是還沒有完哩！仿吾兄處，還沒有去會，上次去了他不在家哩。他能加入這會，我真盼禱。我現在已經不想在日本久留了，一有機會便想回 London，或 New York 方面去。到 London 更所願，因爲有同邑的皮宗石、楊

端六，郭之奇，諸先生在那兒，而且和大陸接近，可隨時接觸 Paris, Berlin, Rome 諸都的藝術界啊。今日又晚了！祝你和 Anna 嫂嫂及 Little Hoh 的晚安。

你的小弟田漢。九，二，二十九。

Note:——你前給白華的信，及白華給你的信，我給你的三封信，你回我的二封信，或你再回我一封信，可不可以集在一塊兒發表？如可以，請都寄給我。
(我自己的信是沒有存稿的) 我寄往少年中國去餉真生活的愛好者去。

壽昌！

我今晨上學又接到了你給我的長信呀！我坐在學生室中 Stead 底旁邊折開來正要讀……呀！還有一張相片呀！壽昌！你真是可愛，你真是我的弟弟。你的面貌同我家裏的一個胞弟很相彷彿，只是他不及這樣的俊秀呢！我的兄弟在我東渡底第

二年已經從省裏中學校畢業。我幾次寫信回去叫他過來，他總不過來：一來是父母老了，不忍割愛；二來也是家裏底經濟不充足的緣故。我們兄弟姐妹共總是八人：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兄弟，兩個妹妹。兩個哥哥在我未到日本以前，也來留了多年的學。我的最幼的一個妹子已於一年前早已出閣，不消說也是受了早婚之害的可憐人兒了。可是我對於我的父母，我是毫沒有點兒怨望的心腸的！我的祖父續號叫「金剛佛」，他很像是豪俠一類底人物，最愛拯貧濟困，因此把家業凋零了。我的父親從小時候便改營商業——我的父親我看確是個很可憐的天才，可惜一生中困頓在責任底重擔下面，不會得一些兒自由發展底機會；他少年奔波家業，中年養育兒女，到了如今晚年還在替我們這些不肖的驢馬們吃苦呀！我們的家業由我們父親一手一足地恢復起來，我們兄弟姊妹八人由我們父親一手一足地撫養鞠育，我們父親一生底「一部艱難史」那真是罄竹難盡了！我們父親他對於學醫學還有一種不學而

能的 Romance，我們鄉裏人都崇信他，凡是他開的單方，幾幾乎有「靈効如神」一底能力。他並不曾打醫生底招牌，他不取錢，不賣藥，而且不識脈理；可是他的藥方總見効，病人總要求他。我看怕是有種超覺的精神作用存在，也未可知。我想我的父親假使遲生幾十年，還同我們一樣地年輕；也來研究下子近代底合理的實驗醫學，我父親對於醫學上的貢獻，怕是不可限量的呢？至於我的母親她簡直是我的 Augustine's Mother 一樣——說到她一生底 Career 尤爲可憐。她一歲底時候便喪失父母——她的父母是在貴州黃平州陣亡的。我們的外祖杜琢亭公是當年黃平州底州官，因爲苗人作亂，城池失守，他便殉職自盡，同時還手刃了我們母親底一位三歲的姐姐。我們的外祖母謝氏夫人和我母親底一位六歲的長姐，同時也跳池殉節了。我們的母親全靠着一位性劉的奶母，背着他九死一生地逃出虎口。她們倆在貴州雲南各地飄流了多年，一直等到我母親滿了五歲底時候，纔得回了四川。我們

的母親十五歲時便於歸我們家裏，一直到如今永遠是我們父親底一個忠愛不渝的內助。我們父親在外經營，我們兄弟姐妹們底家庭教育全是受我母親之賜。我記得我才曉得談話的時候，我母親便教我口誦唐詩，有首

落花相與恨，
到地亦無聲！
淡淡長江水，
悠悠遠客情。

至今我還記得——題名和作者底姓氏我到——呀，不忙……我翻了「唐詩別裁」看時，五言絕中纔沒有這首——忘記了。Lilienron 底詩底天才說是從他母親遺傳下來的。Gortzi 也說他文學底天分是從他母親得來。假使我也可以算得個詩人，那這個遺傳分子確也是從我母親來的了。總之我細細地按照遺傳學底原則把我父族母族底系統分析看時，我的遺傳要素確是不能說壞，可單單在我項，生出這樣個 Varietat 底怪物來！我還怪環境不良麼？我一生莫有經受過我父親一樣底困苦，我母親一樣底顛連，我所交的朋友一個個都比我上進，便是我們的國魂待我也不薄弱。我簡直

是天之驕子，上帝底愛兒，Somson底自作孽！

我昨天買了一部有島武郎氏底「三部曲」。我最喜歡他那「Somson與 Delilah」底一篇——我昨晚寫至此處，我又把有島氏底原作來細細地讀了一遍。我看他這確是一篇象徵劇。他……我寫着再瞑目想像時，我眼前有無數比電子還纖細的粒子激盪旋迴着，畫出了無數底「????????」來。我想我讀後的印象是否有島氏創作時真實的心理，那到該當得打出無數個問號的了……描寫的是靈肉底激戰，誠僞底角力，Idea與 Reality底衝突，他把 Somson 作為靈底世界表象，Delilah 作為肉底世界表象。Somson 是以時賴爾 Israel 底子孫，耶火華底天縱者 Nazirite，神力無雙的超人。他溺愛一個遊女——敵國 Philistine 產，海魔大「Da-gon」底後裔——Delilah，終竟為她所賣，神力盪失，受盡盲目繯綫之苦。後來他漸漸悔悟，神力漸漸復元，他把大「Idol」底神殿從根本推翻，肉界底虛僞底結晶，De-

Iliah、Philiassine底祭師，羣伯，羣衆等等一切同歸於盡。Somson底肉體和他的侍童——“Adadakai Kokoro”也同歸於盡。全劇共分三幕，第一幕揭破肉底世界虛偽底黑幕，從 Delilah口中說出：

「十五日……只消十五日。一刻也不許延展。我在那時要把 Somson 底力底源泉阻塞，枯絕。要把那年輕牡獅一樣的 Somson 弄得來比小羊還無力，使你們過目。」

Somson——超人——底「力」底源泉便是「誠」。做天縱者的條件第一是母體不用葷酒，第二是子體不剪毛髮。這些只不過是表示誠意底基跡。十五日後的第二幕是 Sorek 谷畔「Delilah之家」Somson 所陷入的 Dilemma。首叙 Somson 底母親來勸導他，說出他的使命是在從 Philiassine 人底苛虐當中救出 Israel 底子孫——從肉慾底墮落當中救出靈魂底生命。她臨別的時候，還對着 Somson 說道：「我想你

不會辜負我一生底宏願。我無論甚麼時候死，都好。我只望你真正地得享幸福。……我再不忍見你醉倒在這樣強烈的葡萄酒裏。我要戴着月光，獨自一人回 Zorah 去了。我要在耶火華面前獨自一人替你作贖罪底祈禱，祈禱個通夜罷。Somson
！我望你的心腸返「本來面目，能與耶火華和解纔好呀！……」

在他母親面前的 Somson 只是一片靈底閃光。到他母親去後，Jelliah 現在了他面前時，他又成了一團肉醬。他把他母親所投給他的「一個純潔無垢的靈魂」Hinnah 底少女——鞭打驅逐而去。他終把他的力底源泉洩漏了。他未經剪代的毛髮——誠底命根——終竟被 Deliah 剃削了下來。從此他便成了他敵國底囚徒，雙目俱盲了。

第三幕是「大戶神殿」——是個地獄底徵象。Somson 底悔心已深，毛髮已更生，神力已復元；他喝破道：「誠便是力了！」他在一大羣魔鬼底面前將要作靈底餘

與，力底跳舞時，他母親又來仰望他。他向着他母親說道：

母親！我知道了。我知道力是甚麼了。耶火華不棄我。我 *Somson* 成了 *Somson* 了。我感覺着牡獅一樣的力量，在我心中磅礴。此處是敵人底重圍，不是安全的地點。母親便能看我演藝，我也忍心不下。……

他的母親說他 *Misuborashii* (難看)，把件手製的白色絹衣替他披上。慈母底愛，把子底污穢一概潔化淨化了。母親去後，*Somson* 拿柄鐵槌盲舞了一回，說道：「倦了！口渴了！」他從祭司手中接過一杯葡萄酒來，說道：

陽春已來了。去年秋天底葡萄，在黑暗地窖底當中，已釀成了酒體了。

把酒飲完之後，他由他的侍童引到「大弓神殿」底兩個大支柱——我看他這怕是「肉慾」與「虛偽」底兩個徵象的脚下，他用盡神力，把兩個大支柱拔倒，*Deilah* 跑來跪在他的脚下，一切都同歸於盡，超絕乎此浩劫之外的有兩個東西，一個便是

Prinatha 底少女——純潔無垢的靈魂，一個便是慈母底愛。

譯旨！我這篇還長，我寫到此處，我又接到你寄來的「哥德研究」譯稿，我捧着讀了又讀，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了。我這信已無心寫下去了。我前寄白華書中說：『乃所願則學哥德也』，我如今且借哥德的詩「寄語素心人」An die Günstigen 來做我的話：

Was ich irrte, was ich strebte,

Was ich litt und was ich lebte,

Sind hier Blumen nur im Strauss;

Und das Alter wie die Jugend,

Und der Fehler wie die Tugend

Nimmt sich gut in Liedern aus,

沫若。九，三，六。

白華兄。

我現在沫若的家裏的樓上。

樓上有房子兩間。——

我坐在前一間，

開窗子便望見博多灣。

灣前有一帶遠山，

灣上有五六家矮屋。

眼瞥着小鳥兒翩翩的；

飛耳聽着嬰孩兒呱呱的哭。

你若問這嬰孩他是誰？

嚇！白華啊！他是沫若兄第二回的『藝術的產物』！（？）或者是，第二回『罪惡的產生』

田漢。

白華：

昨天同沫若去遊了太宰府，看了梅花，照了相，唱了歌，由二日市步行而去，步行而歸，與致很高的。相片送來了的時候，送一頁給你。

今日下午預備搭四點十九分的汽車回東京去，因為東京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鄭伯奇兄安排到東京去，我是要接他的。你現在又做了些甚麼文章。時事新報請為我們的通信社代訂一份來如何？日前寄上的 *Neelbatt* 還丟了兩封信一併寄上。

田漢。九，三，二十二日。

沫若兄：

光海詩意境藝術皆佳，又見進步了。浮士德詩譯我攜到松社花園綠茵上仰臥細讀，消我數日來海市中萬斛俗塵，頓覺寄身另一莊嚴世界。今日公諸學燈，使許多青年同領此境，也不枉你這番心血了。壽昌大概已快來了麼？我遙想你倆人在海濱沙上娓娓清談，說到人生藝術神秘境界時，一定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可惜我不得一來竊聞餘款，聊窺詩人的秘密，作我藝術理論底研究了。但我還盼望你們將談話中偶然討論所得的神奇思想，筆錄寄我，使我仍得一享其糟粕，已萬幸了。

時珍潤璜將於四月一日同赴德國留學，我擬在兩年內作各方面預備，然後去歐洲作一番歐洲文化底研究，但不知此願能達否耳。

現在接着一封寫給你的信，托我轉寄，你看了不要負他的希望。

白華。

白華兄：

110

你十二日惠書我早奉到了。十五日傍晚我又得了一個豚兒，我不知道我還是哭的好，還是笑的好。古羅馬時代最下階級的市民 *Proletarius* 除了產育兒女之外，莫有資財以奉仕國家：我看我到真正是個 *Proletarium* 了！壽昌兄說：『照 *Marx* 底人口論講來，你要算是粗製濫造了。』我想到「多男子則多懼……非所以養德」底話上來，我也只好使我淚湖裏面的水灌向鼻孔裏面流去。壽昌是十九日來的。家裏莫人手，我便時常叫壽昌來同我一齊炊爨。我們吃的菜，只是些白水煮豆腐；羅藤打清湯。十九日午前，我正在廚下燒火煮水，手裏拿着一本 *Symons* 英譯的 *Verhaeren* 底詩劇在讀。門外有人扣門聲。開門看時，一個不曾面識的清癯的少年，穿件艾灰色的外套，左手攜着一個小巧的青帆布提包，右手脫着帽；說道：——你是密司脫郭麼？我姓田，……

——哦，田君！你來了！你怎麼不先同我打個電來呀？

——怎麼？我是在京都打了個電來的呀！

——我却不會接到。

——這真奇怪啦！怎麼不會交到呢？

——對不着作得狠。你怕辛苦了，我們上樓去坐罷。

這便是我同壽昌兄最初對面時所說的話。我的安娜產後剛滿三日，聽了壽昌兄來，也就起了床。我仍然在樓下燒火煮飯。看了看火又跑上樓談天，談了談天又跑下樓去看火。我燒了兩片牛肉在樓下，竟燒得個「巫焦巴龔。」我款待壽昌的午餐，便是這兩片焦牛肉——別緻的番菜呀！

孔仲尼見溫伯雪子，見之而不言，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 Engel from 見 Carlyle 時，彼此不發一言而兩心相印。這兩段佳話，對於我讀學訥木的

人，最有些藏拙的利器。壽昌兄一上樓，便滔滔聲款，利如懸河。我只傾耳敬聽，幾無插口之餘地。可惜我耳既不聰，腦又健忘，加以壽昌兄的語音我未聽慣，有許多不能聽取的地方；能聽取的言語早又忘却了十之八九了。我的腦精真懷！真莫中用！我只記得壽昌說：他將來要做一個 Dramatist，要做一個 Orito。他不久要介紹 Maeterlinck，要翻譯他的「青鳥」；不久又要介紹英國底 Oscar Wilde——說着從提包當中取出一本英譯的海涅詩集來，要叫我同他一齊介紹海涅。他說的話我句句都贊成並且很期望他，可是我自家的志願還是只想當個小小的創作家，我看我自己似乎莫有甚麼批評的能力。他又說：他在京都的時候，訪問過厨川白村博士，很得了些有益的教訓。厨川氏說：「凡是創作家只消儘力地去創作，別管評論家底是非毀譽。」壽昌狠感佩服他這句話。

午飯過後，我携着阿和隨壽昌出遊。至海岸，壽昌說：

——這便是博多灣麼？你抱你和兒海浴的便在這兒麼？

我對壽昌說：

——這個博多灣對於我們還有個很可紀念的事實。四百三十九年前元軍第二次征倭，遇着颶風，全軍十萬餘人，四千隻樓船一夜淹沒了的便在這兒。這段史事是我初到福岡時，就在這海岸上聽得來的。一羣小學生圍着一個教習，手舞足蹈，指天劃地的在這沙岸上講演。我近身聽時，我真多謝他：他同時也呼起我無限的敵愾。去此不遠有個東公園。公園中有兩尊銅像：一尊是征倭當時日本底上皇龜山，一尊是『日蓮和尚』；都是與當時戰事有關係的。此外還有座元寇紀念館，有座元寇史畫館。我都進去看過。元寇紀念館，頗有些弓箭槍矛兜甲鞍絆等遺物，我看的時候，我只連想起杜牧之底『赤壁』一詩。

我們沿海岸而行，穿入醫科大學。由後門直通至前門。橫渡街道，入東公園。

園中遍是松林。林中聳然矗立的便是龜山銅像。壽昌說：那銅像的樣兒頗像穿着郊祀大禮服的洪憲皇帝，矮而蹣跚。登上像臺，週遭一望只是個青翠的松海。北面與龜山駢列，禿頭而弓背者爲日蓮銅像。兩尊銅像一大一小，只可惜東風不與元軍便耳。龜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書「敵國降伏」四字。壽昌說：是「敵國來降伏」，還是「降伏於敵國」呢？——照日本文讀時，兩種讀法都可。我只說了一句話：便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壽昌此次來，適逢安娜正在月中，不能倍他耍個盡興，真是抱歉事了。二十日，壽昌起頗遲。早食後我又要燒火煮水替嬰兒洗澡。壽昌在樓上整理了半日的信稿。少年中國（詩學號）日前奉到了。壽昌非常歡喜，因爲他動身的時候，還不曾接到手。他翻來覆去的校勘他那篇長作，不知反覆了多少遍。我看他的心理狀態真是 *Unschuldig*。精神底產育與肉體底產育同是一樣的可愛。文字便是著作家之愛

兒。

午後我們讀了讀「浮士德」的前部。書喜歡從 *Ultrasse* 至 *Martha's Garten* 諸幕，我喜歡的是自 *Am Brunnen* 以後。我看我們倆人嗜好不同，也是我們倆人境遇不同的地方。我讀 *Zwinger* 一節，我真有不流眼淚的時候，我日前有首詩是：

淚之祈禱

Wer fuhlet,

Wie wuhlet

Der Schmerz mir im Gebirn?

Goethl,

獄中的葛淚卿 (*Gretchen*) —

三 葉 集

1114

獄中的瑪爾瓜淚達(Margaret)！

要你才知道我心中的淒愴，

要你才知道我心中的悔痛。

你從前流過的眼淚兒……

流到我眼裏來了。

流罷！……流罷！……

溫泉一樣的眼淚呀！……

你快如廬山底瀑布一樣傾瀉着罷！

你快如黃河揚子江一樣奔流着罷！

你快如洪水一樣，海洋一樣，汎濫着罷！

淚呀！……淚呀！……

瑪瑙一樣的……紅葡萄酒一樣的……淚呀！

你快把我有生以來的污穢洗淨了罷！……

你快把我心坎中貫穿着的利劍盪去了罷！……

你快把我全身中焚燒着的烈火澆熄了罷！……

淚呀！……淚呀！……

你請把我溺死了罷！……溺死了罷！

獄中的葛淚卿！

獄中的瑪爾瓜淚達！

你從前流過的眼淚兒，唉！

流到我眼中來了。……

我……我也想到獄中去！

法律上的制裁不算甚麼，社會上的制裁也不算甚麼，最苦痛的是良心上的制裁。
葛淚卿忠於她的良心，能弑其母記死其子而終不能逃獄。 Ist sie gerichtet? Ist

sie gerichtet?

晚上出遊松原中，談吐多不能記憶。最後說到須磨子上來。我說她的人生是藝術化了的。抵家時壽昌口中謳吟道：「彼此感情一致時。」

廿一日天晴——連日來天氣都好，正好暢遊，而我終病不能。午前同讀海滄詩。

他喜歡 An dem stillen Heeresstrande 一首，我把我兩年前的舊譯寫在下面：

海濱悄靜， An dem stillen meeresstrande

夜色深沈。 Ist die Nacht heraufgezogen,

月自雲中破綻， Und der Mond bricht aus den Wolken,
海向明月談心： Und es flüstert aus den Wogen:

“Jeder Mensch dort, ist er harrisch’
Oder ist er gar verliebet?

Denn er schaut so trüb und heiter,
Heiter und zugleich betrubet.”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痴呆？還是硬在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Doch der Mond, der lacht herunter,

Und mit keiler Stimme spricht er:

“Jener ist verliebt und narriisch,

Und noch obendrein ein Dichter.”

明月兒笑臉盈盈，

發出着嘹亮的聲音：

「他也是個痴呆，他也是在鐘情，

而且況且呀——他還是個詩人」

他這一首我自然喜歡的，可我尤喜歡的是「歸鄉集」中的第十六首：

Das Meer erglänzte weit hinaus

Im letzten Abendschneine;

Wir saßen am einsamen Fischerhaus,
Wir saßen stumm und alleine.

洋之水

縹渺映斜陽。

阿儂雙坐打漁房。

靜默默，意悽涼。

Der rebel stieg, das Wasser schwoll,

Die Mowe flog hin und wieder;

Aus deinen Augen liebevoll

Fielen die Tränen nieder.

暮鴉昇，海潮漲，

三 葉 集

白鷗飛渡來而往；

自卿雙愛眼

玉淚滴千行。

Ich sah sie fallen auf dein Hand,

Und bin aufs Knie gesunken;

Ich hab' von deiner weissen Hand

Die Tränen fortgetrunken,

千行玉淚滴卿掌，

而我跪在膝之上，

自卿白玉掌

飲淚入肝腸。

Zeit jener Stunde verzehrt sich ne in Leib,

Die Seele stirbt vor Sehnen;——

Mich hat das unglücklichste Weib

Vergiftet mit ihren Tränen,

自從那時消瘦起，

靈魂已爲鐘情死；——

不幸的夫人呀！

將淚來毒死我矣。（五年前舊譯）

詩底主要成分總要算是「自我表現」了。所以讀一人的詩，非知其人不可。海
涅底詩要算是他一生底實錄，是他的淚的結晶。壽昌想同我介紹海涅，我怕海涅詩
入我國，易招誤解，會有人說他是誨淫之品。其實我看海涅之真於情那斷不是我國

底一些「揮絃送鴻」的道德家所同日而語的呢！不怕海涅便是害「venerat dis-
cise」而死的。

——哦，海洋生活！快暢！

壽昌望着晴海這麼地叫了幾聲，我看他頗有血跳腕鳴之概。我同他坐在海濱沙
原中，和兒也坐在我們的旁邊。太陽已偏西，正映着平如明鏡的海波上，光輝燦爛

壽昌說：『我要造一新字。近來女性的第三人稱用「她」字而男性仍緣用「他」
，覺得太不平等。男的便是人，女的便不是人了麼？所以我想把「他」字底人旁
，改成「力」，從男省。我說了便會用出來呢！』

我說：『其實則又何必。男女平權也不必在這些枝節之枝節上講求。文字只求

醒寤敷用，「她」字底誕生也正符合這個意思。照你那樣地「吹求」起來，那麼「也」字旁邊也應該改成「了」字了。』

以上是我們廿一日午後在海上的談話。我們是要赴浴去的，因為澡堂還莫有開堂；我們順便走到海岸上來坐了下子。

——去罷，怕已開堂了。

路旁有一堆 Kleeblatt (三葉草?) 底嫩草，好像是 Emerald 一般。壽昌脫了木屐，便跳入草堆中，赤足。我說：你這是 Egoism 底表現了！你愛他，何苦要蹂躪他呢？

廿二日。雨。壽昌把信稿整理好了，叫我想個名字，我連想到昨天的三葉草上來。我書案上正擺着一本「少年韋爾特之煩惱」Das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ors。壽昌他便做了一篇小引，想來你已經看到了。壽昌把我們的信稿與哥德底文字相提並論。我自家庭心中却感受着一種僭越底感覺呀！又壽昌譯的「哥德詩中之思想」，中有「萊茵府」是 Leibniz 之訛，你請改正了的好。那文中我所譯的詩，有些太不成個東西的，如發表時，我望你改譯，或竄潤的好。

「韋爾特之煩惱」一書，我狠有心譯成中文，你以為如何？我對壽昌兄所說的「哥德底研究會」只不過是個提議，並未從事組織。我的意思是想把哥德底傑作一翻成中文，作個澈底的介紹。這樣的事業非是一人之力所能辦得到的，所以想糾集些同志來分功易事。就哥德作品中各人自任幾種分頭從事譯述，我想不銷兩年底功夫，全部底哥德會移植到我們中國來呢！日本學界中這樣的計劃最通行。例如托爾斯泰啦，多時拖奔夫克啦，Oscar Wilde 啦，馬克司啦，佛經啦，漢文大成啦，通是集羣策羣力來纂譯的。我看我們想編輯叢書——我寫到此處時，鷄在叫了

•我待明天再寫罷——最好是採用這種方法呢。

廿日底晚上，我們在松原中的談話，我又記起一段來了。壽昌問我「結婚之後，戀愛能保持麼？」我說「結婚是戀愛之喪禮。」壽昌也說「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坟墓的」。他接着又說道：他現在正在研究中，如莫有好方法時，他不想結婚。我說：能永不結婚，常保 Pure Love 底心境，最是理想的。結了婚彼此總不自由。這層到還容易解決。有了生育更不自由。這層簡直莫有解決的方法。兒童公育對於兒女的感情教育上會生出個莫大之缺陷。人間世中除去了感情這樣東西，不會變成了 Sahara 底大砂漠麼？我悔我見到時過晚。

我們現在正在火車當中呀！我們是要往大宰府去的。大宰府離此處還遠，由博多驛車行至二日市，可十英里。由二日市至大宰府尚有二英里的光景。今日天氣甚

好，火車在青翠的田疇中急行，好像個勇猛沈毅的少年向着希望瀰滿的前途努力奮邁的一般。飛！飛！一切青翠的生命燦爛的光波在我們眼前飛舞。飛！飛！飛！我的「自我」融化在這個磅礴雄渾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車全體，大自然全體，完全合而爲一了！我憑着車窗望着旋迴飛舞着的自然，聽着車輪聲的進行調，痛快！痛快！我念着立體派詩人Max Weber底The Eye Moment, (瞬間)一詩：

Cubes, cubes, cubes, cubes,

High, low, and high, and higher, higher,

Far, far out, out, out, far,

Planes, planes, planes,

Colours, lights, Signs, whistles, bells, signals, colours,

Planes, planes, planes,

Eyes, eyes, window eyes, eyes, eyes,
Nostrils, nostrils, chimney nostrils,
Breathing, burning, puffing,
Thrilling, puffing, breathing, puffing,
Millions of things upon things,
Billions of things upon things,
this for the eye, the eye of being,
at the edge of the Hudson,
Flowing timeless, endless,
on, on, on, on, on,.....

此詩在火車中誦着才知道他的妙味。他是時間底紀錄，動底律呂。

立體，立體，立體，立體，

高，低，高，更高，更高，

遠，遠在天際，天際，天際，近，

平面，平面，平面，

彩色，光輝，記號，汽笛聲，鐘聲，哨聲，彩色，

平面，平面，平面，

眼，眼，窗眼，眼，眼，

鼻孔，鼻孔，烟筒底鼻孔，

呼吸着在，燃燒着在，吹噴着在，

叫喊着在，吹噴着在，呼吹着在，吹噴着在

幾百萬底物相相重疊，

幾千萬底物相相重疊。

眼中作如是觀，實體底眼中作如是觀。

黑達森江畔，

無窮地流瀉，無疆地奮湧，

湧，湧，湧，湧，湧……

最後一句借河流自然音律表示全宇宙之無時無刻無晝無夜都在流徙創化，最妙，最妙，不可譯，不可譯。

飛！飛！飛！飛！我正在車中做着我的立體詩時，火車在一個小車驛上停止了。車掌來檢票，我把車票握在手中，同壽昌兄從窗眼中望出去。我還念着飛！飛！……哦哈！車票從我手中飛去了！車已發，尙緩緩前進。我追不及思索，便也從窗眼中飛了出去。如今壽昌一人在車上，我却下車下了。我尋得我的車票時，火車已

去了多遠。我飛跑前去，趕不上了。折回車驛，壁上時鐘剛敲着十一下。我問次回的列車，要一點半刻時纔有。車驛名叫雜餉隈，照這名字上想來，也像是於元軍東征的史實在有關係的地方：因為此間一帶都是當年底戰場。離二日市還有五英里。我便放開脚步沿鐵道路線步行去了。

在火車中觀察自然是個近代人底腦精。在田疇中徒行，望着纔青的麥苗，涓涓的溪流，Millet 畫中的人物，我又成了個「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了。我邊行着邊吟着哥德底「風光明媚的地方」。覺得我自己也好像在四林湖畔阿爾布斯山下步行着的一般。我真好像在光海中浮泛着的一樣。大有

Afoot and light-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

Healthy, free, the world before me,

The long bro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

徒步開懷，我走上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長路在我面前，引導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Henceforth I ask not good-fo' tune—I myself am good fortune;

Henceforth I whimper no more, postpone no more, need nothing,

Strong and content, I travel the open road.

從今後我不希求好運——我自己便是好運底化身。

從今後我再不歎歎，再不躊躇，無所需要，

雄糾地，滿足地，我走着這坦坦大道。

自惠鐵曼「坦道行」*Song of open road.*

之概。我想永遠在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到我死日為止。海涅底詩

麗而不雄。惠鐵曼底詩雄而不麗。兩者我都喜歡。兩者都還不足令我滿足。所以講到「無所需要」一層，我還辦不到。我很想多得哥德底「風光明媚的地方」一樣的詩來痛讀，令我口角流沫，聲帶震斷。雄麗的巨制我國古文學中罕見，因為我尤為喜歡的是讚頌自然的詩，能滿足我這個條件的文章，可惜我讀書太少，我還不曾見到。木玄虛底「海賦」，郭景純底「江賦」都是好題目，可惜都不是好文章。海賦中描寫鯨魚有「巨鱗插雲……」等語，我不知道鯨魚身上，怎麼會生出鱗甲來！——說到鯨魚，我還記得一段趣話：六十餘年前，美艦初到日本時，日人見其噴吐烟霧，以為是鯨魚噴水；疑其船底多擊鯨魚，故作此怪。（見前田慧雲氏著「力之生活」中）然而曾幾何時，日人已能自造巨艦，睥睨海上，公公然竟預入了「五丁之選」。——韓退之底「南山詩」同Robert Southey底 The Cataract of Lodore 一時很相像。他們都是拚命地在刻畫，可惜耐吃一陣力，終竟趕不上一張照片

，終竟只是些終南山和羅多爾瀑布底殘碎的形骸，死了的。我近來讀得 Coleridge 底「白郎山晨頌」Morning Hymn to Mount Blanc，與哥德詩所歌詠的境地是在同一地方。詩之雄麗也可與哥德相配。詩頗長，恕我不能把他錄出了。妙在哥里季詠瀑布的時候也有

Who bade the sun clothe you with rainbows?

一語。同以虹爲形容。我不知道他兩人是誰襲誰。兩人同時，或者怕是「英雄所見」了。哥里季詩是出世的。哥德詩是入世的。哥里季在讚美上帝，哥德在讚美人生。要有出世的襟懷，方有入世的本領。

——壽昌一人在車上，不知道怎樣地岑寂呀？他到二日市的時候，要曉得下車方好啣！……

我邊走着，我也邊這麼想着。我失悔我不該跳下車來，丟壽昌一人在車上。我深恐

壽昌把二日市坐過了，所以我心中又十分焦急。我走呀，我走呀，走了有一點鐘的光景，到了，走到二日市了。我從市中通過，逕往車站去尋壽昌，我深恐尋不着他，走至車站附近，壽昌從一麵館中跳出，在背後呼我。啊，我真快活！我心坎中才掉下了一塊巨石。壽昌說我太不注意，爲了五角錢，何苦要去冒那麼的險，幸好跳下車去，不會跌傷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麼那樣地蒙昧。可是我不失悔了，我冒了一個小小的險，檢了五遮爾的坦道來走。我感覺着健康的倦意。

由二日市至大宰府本有輕便鐵道和摩托車。壽昌主張徒行好暢談，我們又「徒步開懷，走上了坦坦大道」了。

——啊，今日真快活極了！我想永遠過渡這樣的生活！

——沫若，你看如何，假使我們坐車來時，斷不會有這麼的活樂，斷不會

生出我們途中的一些好詩了！

——悲多汶 Beethoven 「月光曲」，也是從散步得來的。他在晚間散步，爲翼琴之音所誘，至一頹敗的小屋前，音自屋中出。悲多汶扣扉通款。入。屋內無光。盲目的兄妹坐古琴側。月自窗中射入照琴上。悲多汶索彈，而成「月光」之妙曲。歸即製譜時，已強半忘去。世中所傳的「月光曲」，已不是盲人屋中 Original 的妙弄了。凡爲藝術品於最不經意時得來的，最是神品。我們今天的詩，恐怕回去的時候，也不能殼寫出呢。

——能寫多少出時，儘量去寫罷。

這是我們到了大宰府後，在其附近的一個飲食店中的一段會話。我們自二日市步行至大宰府途中，光明燦爛的自然供給了我們無限的詩料，從我們的聲帶中，彈出許多自然的牧唱。我們沿路行着，沿路吐詩。觸景生情，卽興占吐。可惜我如今

連其十之一二也不記得了。我只還記得我們在路上有一段談話，我很得了些詩底妙訣。沿路行着，澄空中時有很瀾亮的鳥聲，聞聲而不見影。我對壽昌說道：『這是絕妙的好詩料呀！譬如說——』

鳥兒！你在甚麼地方叫？

你是甚麼鳥兒？

你的歌聲怎樣地中聽呀！

你唱得我的靈魂怎樣地陶醉呀！

把這「甚麼」「怎樣」等字樣，加些想化底力量，反正低回地發展了去，便會成一首絕妙的好詩呀！壽昌說：『這樣便是實感，已經好了，不用再發展了』。我回來忙讀雪誄 Shelley 底「百靈鳥曲」Ode to a sky lark。哦哈！他簡直照着我的實感底胎元細胞，發展成了一篇絕妙的抒情小曲了！他這篇詩，De Mille 批評他

，說是「透徹了美之精神，發揮盡美之神髓的作品。充滿着崇高皎潔的愉悅之詩思，世中現存短篇詩無可與比者。」他人底批評如何，我且不管。我讀雪誄詩，要借惠鐵曼兩句詩來表示我的感激，對於雪誄。

You express me better than I can express myself;

You shall be more to me than my poem.

Song of open road.

雪誄詩共二十一節。我今勉強強地把他譯了出來，請你看。

(一)

歎樂之靈乎！ 汝非禽羽族。

遠自天之郊， 傾瀉汝胸膈。

涓涓如流泉， 毫不費思索。

三 卷 集

一四九

(二)

高飛復高飛，
汝自地飛上。
宛如一火雲，
振翮泛寥蒼。
歌唱以翱翔，
翱翔復歌唱。

(三)

旭日猶未昇，
燦雲罩東曙。
金色光輝中，
汝已浮馳着。
宛如樂初生，
無影復無踪。

(四)

在汝之週遭，
夜光融嫩紫。
宛如晝時星，
渺不衣汝影。

汝影不可見，
吾聞瀏亮聲。

(五)

曉日爛銀盤，
利箭何鋒銳！
雪白澄空中，
烈光漸消微。
看到不分明，
可感其在所。

(六)

遍地與寰空，
爲汝聲音滿。
宛如夜皎潔，
月自孤雲泛。
皓皓舒明波，
天空爲汎濫。

(七)

汝名吾不知，
汝竟何所似？

燦雨落虹霓，無汝聲之羈。
汝歌何幽麗，散洒音之雨。

(八)

宛如一詩人，藏在智光裏。
靈感自天來，曠渺頌歌起。
歡恐意外生，世人爲悲喜。

(九)

宛如一閨秀，藏在金屋裏。
幽夜懷所歎，腸斷魂難慰。
獨自撫鳴琴，芳情濛幽闥。

(十)

又如金色螢，
藏在露洞裏。
閃閃耀幽光，
散點花草上。
花草障明螢，
螢身不可見。

(一一)

又如玫瑰花，
藏在碧葉裏。
暖風破花心，
瀝瀝清芬吐。
像香狂蜂兒，
神魂已陶醉。

(一二)

草上春雨聲，
花夢驚醒了。
一切歡愉歌，
一切清新調。
清新復歡愉，
無汝音樂好。

(一三)

靈呀飛鳥呀， 汝其教我者；
汝思何甘芳？ 神韻濃若是！
愛與酒之頌， 得聞未曾有。

(一四)

合歡之情歌， 軍旋之凱唱，
與汝相比方， 徒事浮誇耳。
情歌凱唱中， 於物有不足。

(一五)

汝之歡樂調， 源泉是何物？
何波何山野？ 天陸何形壳？

汝愛爲伊何？ 忘愛究何若？

(一六)

汝歌清而銳， 歡樂不知疲。
煩惱之陰影， 不能近汝心。
誰能如汝心， 純愛無憂悶？

(一七)

汝於生死理， 夙夙必思省，
比我醉夢人， 知之深且真。
不然汝諧調， 何以如流晶？

(一八)

瞻前而顧後， 人慾不知足。

至誠之笑聲，
中有痛苦絡。
至甘之歌詞，
是部愁思史。

(一九)

吾人縱可能，
滅却憎驕懼，
縱生如頑石，
不會流眼淚，
得如汝純款？
非我所知者。

(二〇)

詩人愛汝巧，
貴比百聲律。
讀破萬卷書，
書中無此物。
汝高揚在天，
藐視此塵俗。

(二一)

請從汝腦中，賜我一半樂。

使我唇齒間，流此諧醇出；

能傾世人耳，如我聽汝曲。

詩不能譯，勉強譯了出來，減香減色，簡直不成個東西，我要向雪誅告罪，也要向你告罪了：你讀了我這不通的譯品，恐怕茫不得其解，枉自費了你可寶貴的時聞。你還是讀原作的好。暮鐘一聲，發展成格雷 *Gray* 底哀歌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雲雀一聲，發展成雪誅底喜曲。我於此窺見詩之妙訣，詩之 *EmbioLogie* 了！自然與詩人一體。

大宰府是我那「登臨」一詩底胎盤。我把我那詩中的境地一一替壽昌兄指點說出了。梅花已謝了強半。春水已活動着了。一切物相都像燃燒着在，叫苦的馴鴿兒今日却一隻也不見，想是在光天之中翱翔着去了。除銅馬之外，廟門前還有銅麒麟

，銅牛，銅獅左右各一。我們走至廟門左側，壽昌撫着麒麟，我去騎着銅牛。有紅梅一樹俯覆着牛背，花正滿開。壽昌笑說道：「沫若！我是傷麟的孔丘，你是騎牛的李耳了。」我聽了忙跑獅台上說道：「我要作道德經五千言作獅子吼呢！」究竟獅台與牛身相近，終不免有些吹牛。我們遊遊廟中後苑，在一家茶店裏享用了些茶點。我們便去登山去了。山泉兒依然流着，泥上的脚印早已渺無蹤影了。路旁有株小櫻樹早已開放。我們初誤成爲了梅花。壽昌兄說：「這小櫻樹兒歡迎着們，開放着替我們做花魁的呀！」我們將近山頂，望見無數白雲，大理石一樣的、乳玉一樣的，在西邊天際怒湧。我對壽昌說：「你看，那不像羅當翁Bob's底雕刻麼？」壽昌叫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大自然原是大藝術家了！」我們上得山頂，四下眺望了一回，同在松林叢中草蓆上休息着。我想到李大白詩「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句來，頗通禪悟。兩人皆乏，倒身而睡，我竟入夢。夢中有人與我對話，只

有最後一句還記得、夢中人問我：『你已尋着了門徑了麼？』我突地驚醒，夢境迷離，了不可辨。壽昌正欠伸着。我問道：『你也睡熟了麼？』『豈只睡熟，夢也還做過了呢！』『哦，奇怪！我也做了一個夢。你夢的是甚麼？』壽昌不言。松風颼颼，腦輕若空。壽昌思飲，二人就側近茶店中索酒。有酒無肴，羞雞卵拌鹽啗之。飲酒中間談話甚多，惜我仍不能記憶了。取別道下山，路旁有株老梅。壽昌數道：『一，二，三，四，五……』花開可數。我說道：『這正是』

『……老梅，他，還笑着開花。』

呢。』以下用「青鳥」劇中情事爲謎，直對談到山麓。彼此均醺醺然有酒意。想替 Goethe 與 Schiller 鑄銅像，出廟尋寫真師。問市中人，云在廟中。入廟遍尋不得。彼此相扶依，踟躕梅花樹下，不禁放歌：

梅花！梅花！

三 葉 集

我讚美你！我讚美你！

你從你的「自我」當中，

吐露着清淡的天香，

開放着窈窕的好花。

花呀！愛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愛，

到底成了個甚麼的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讚美你！

我讚美我自己！

我讚美這自我表現的圣宇宙底本體！

還有甚麼你？

還有甚麼我？

還有甚麼古人？

還有甚麼異邦底名所？

一切的偶像在我面前毀破！

破！！破！！

我要把我的聲帶唱破！

寫真師！寫真師！

我們在尋你！我們在尋你！

哥德也在這兒！

許雷也在這兒！

你替他們造鑄銅像的在那兒？

我的詩·你的詩，

便是我們的銅像，便是宇宙底寫真師！

不用他求，

只表自己！

去！！去！！去！！

我們再去陶醉去！

我們又走到上山時飲過茶的茶店去了。店主人聽說我們要照像，他忙去替我們尋了照相的來，我們免不得就照了一張。攝影時像館主人教我們一坐一立，我們偏要並立而照，他說道：「會照來同銅像一樣呢！」我們只相視而笑。相片還不曾寄來。寄來後，當與你奉上一張來呀！

歸時已黃昏，返二日市途中春昌向我說道：

——其實你很像許雷。

——何以故？

——許雷曾學醫，你也學醫故。……不過你有種關係又像哥德。

——何種關係？

——婦女底關係！

忘了一天的我，被春昌這一句話喝醒了轉來。我心中只是說不出來的苦。我想我今

後也不學許雷，也不學哥德，我只忠於我自己的良心罷。

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我們則剛日讀山，柔日讀市。昨天遊了一天的山；今晨（廿四）壽昌兄起來，說午後要回東京。早飯過後，忙引他到市前的西公園去遊玩。園趾頗高，俯瞰博多灣。是日微有風，灣中波浪洶湧。海鷗飛颺上下。對此勝觀畫圖。灣形如池，只有正西一峽與外海相通。灣之北西一帶土股名曰海中道。海中道之西端有山突起如島形者，名曰志賀島。百餘年前在此島濱掘得黃金印一。印文曰「漢委奴國王」。東漢光武時，倭人曾入朝。漢封之爲倭奴國王，見後漢書光武本紀。此印今猶存，今爲黑田侯家之寶物。九州在日本之最南端，足爲古代倭人從南洋羣島遷徙而來之明証。

福岡市中近正開着工業博覽會，分第一第二兩會場。第二會場在西公園附近。

出公園後先入第二會場觀覽。場中設備尙未停妥。場後有幾個惱人的別館，沿海而立。第一是「朝鮮館」；其次是「台灣館」，館中一半是陳列所，一半茶店。茶店當中故意用了台灣底女同胞，十三四歲來往的，十多人做女僕。我見了只暗吞酸淚。壽昌說他不忍再見。最可恨的，還設了一個「滿蒙館」。滿蒙便同朝鮮，台灣一樣了麼？怎麼不更建設些「曹家館」「段家館」呢？把裡多灣一灣的海水做成巨，請福田德三一類底博士先生來，寫些日本人是愛平和的國民，日本人是莫有侵略的野心的國民一類的一大文章，不怕縱寫得個天花亂墜，把這些朝鮮館奈何？台灣館奈何？滿蒙館奈何？滿蒙館！事情雖小，我覺頗傷國體；你看可有報告公使館，要求叫他折毀的必算麼？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我真背時，真倒霉！我近來很想奮飛，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沒錢，我不自由，唉！……白華兄，我還要談一句我心坎中的話，我很想棄了醫學，專究文學，你可贊成我

麼？你最近的信我已經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內，便能到歐洲去，我真羨慕你呀！壽昌兄也說他不久便要到美國去。你們一個個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說了！

我們遊了第二會場之後，又去遊了第一會場。天色已經晚了。壽昌是坐八點二十分鐘的車回東京去的。

我今後不專做讀書的工夫，我要多做做人的工夫了。我要把從前靜的生活，改成動的生活。

這是留在我腦精裏的壽昌兄底最后一句話。壽昌已去了六日，我此刻已在春假中了。你教我把我們所談說的糟粕寫出來，一寫便寫了這麼一長篇。枉費了你披閱的精神，你要恕恕我呀！鷄怕快又要叫了，我要睡了。再談。

沫若。九，三，三。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出版

三葉集

定價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此有著作
必翻印
究印權著書

著者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